

《孔子家語》版本源流考略

金 鎬
中央研究院
文哲所

提 要

《孔子家語》為重要古籍之一，但從王肅注《孔子家語》問世以來，現存的《孔子家語》一直被認為偽書，不過因為它本身有文獻價值，仍然引起學者們的廣泛注意。但是，從版本的角度來看，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本文詳考《孔子家語》一書的版本源流，共分四個系統：一、（魏）王肅注本；二、（元）王廣謀注本；三、（明）何孟春注本；四、白文本。其中尤以王肅注本較為複雜，又分兩個系統：一為宋蜀刻本系統，一為仿宋本系統。本文最後以幾本通行的《孔子家語》為例，指出它們的不足之處，同時提出重新校勘《孔子家語》的必要性，這亦是撰寫本文的另一個重點。

關鍵詞：孔子家語、版本源流

一、前言

從王肅注《孔子家語》（以下簡稱為《家語》）問世以來，現存的《家語》一直被認為偽書，不過因為它本身有文獻價值，¹ 仍然引起學者們的廣泛注意。但是，從版本的角度來看，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實際上，有關各本《家語》的編刻者、編刻時代、編次方式等問題，無疑是較為複雜的情況。因此，本文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各本《家語》的版本上的優劣得失，同時試著找出它們之間的淵源關係。

至於研究範圍，現存的《家語》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白文本，一是有注本。其中，大部分《家語》是有注本，包括王肅注本、王廣謀注本和何孟春注本等，之外，明末以來出現好多種注釋本。不過，白文本及上述的三種注本，後世繼續被翻刻，由此可說，白文本和上述的三種注本較為重要，因此，本文以上述的四種為其研究範圍。

國立故宮博物院 二、宋代以前《家語》的流傳 MUSEUM

《家語》一書，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論語類：「《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隋書·經籍志》經籍一論語類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解。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孔子家語》十卷。王肅注」。由此可知，從兩漢到唐五代，《家語》的傳本有二十七卷本、二十一卷本和十卷本，其中二十一卷本和十卷本都係王肅注本。又據此可說，魏晉以來，所流傳下來的本子，都是王肅注本。

這時期的寫本或抄本，至今沒有一個完整地流傳下來。不過，從相關文獻中，略知當時《家語》的流傳情形：第一是敦煌寫本殘本《家語》（圖1），此殘卷存七十三行，凡〈郊問〉篇末十二行，〈五行篇〉全，今藏於大英博物院。² 篇中「民」字不諱，殆為六朝寫本，可說現存《家語》最早的版本，王重民先生以毛晉「汲古閣」本和「黃魯曾」本（即《四部叢刊》本）來，與此殘本相校，指出此殘本的價值，說：「若不見卷子本，何由知宋人刻書，不但改經文，並改註語也！……聊舉數

1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遺文軼書，往往多見於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九十一，〈子部·儒家類〉，頁5；又孫欽善在《中國古文獻學史》中指出：「王肅是根據世傳《家語》殘卷增益而成，並非全偽，……馬昭所言『《家語》王肅所增加』，故此書仍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225-226。

2 黃永武主編，《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英倫所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錄》著錄：「斯1891號家語卷第十」（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6），頁67；另外，此殘本收錄於《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第14冊，斯1891號，頁350。

端，以著古寫本之獨勝」；³ 第二是《群書治要》卷十載《家語》的〈始誅篇〉、〈王言篇〉、〈大婚篇〉、〈問禮篇〉、〈五儀篇〉、〈致思篇〉、〈三恕篇〉、〈好生篇〉、〈觀周篇〉、〈賢君篇〉、〈辨政篇〉、〈六本篇〉、〈哀公問政篇〉、〈顏回篇〉、〈困誓篇〉、〈執轡篇〉、〈五刑篇〉、〈刑政篇〉、〈問玉篇〉、〈屈節篇〉、〈正論篇〉、〈子夏問篇〉等十二篇（圖2）。雖然在《群書治要》中所載的《家語》是節抄本，但仍在校勘方面頗有價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寫本《家語》與在《群書治要》中所載的《家語》，其篇目與順序，似乎都與後來流傳下來的王肅注本相同。由此可知，《家語》從魏晉以來，其基本的內容與篇目都已經定下來。

三、宋元代《家語》的刊刻與流傳

至宋代，《家語》一書著錄於（宋）歐陽修撰《新唐書·藝文志》論語類：「《注孔子家語》十卷」；（宋）陳騭等撰、（清）趙士煒輯《中興館閣書目》論語類著錄：「《家語》十卷。王肅注」；（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論語類著錄：「《孔子家語》十卷……右魏王肅序，注凡四十四篇」；（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論語類著錄：「《孔子家語》」；（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儒家類云：「《孔子家語》十卷。……魏散騎常侍王肅爲之注」；（宋）鄭樵《通志》卷六十三藝文一論語注解類著錄：「《論語》十卷。王肅」。可知宋代所流傳的《家語》都是王肅注本，其卷數爲十卷本，其他本子已經沒有流傳下來。

雖然，我們從上述的記載中，無法得知《家語》一書在宋代的刊刻情況，不過在相關文獻中，可發現有關版本的記載。有關宋代《家語》的版本記載，據筆者所查，有如下兩個：一是在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三十一〈題家語〉中說：「此蜀本，紙佳字大，蓋制置袁公所賜，去眼四十有八年，迺今得而有之。」⁴ 陳造，字唐卿，高郵人，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三年癸丑（1133），卒於南宋寧宗嘉泰三年癸亥（1203）。所謂「此蜀本，紙佳字大」，無疑是明代毛晉所得的宋蜀大字本《家語》。那麼，此蜀本到底是北宋本或是南宋本呢？對於這個問題，歷來論者的意見有分歧，有的認爲此本是北宋本，有的認爲是南宋本，不過就其避諱的情形而言，無疑是南宋刊本；⁵ 二是

3 王重民撰，《敦煌古籍敘錄》，收於《書目類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頁36727。

4 （宋）陳造撰，《江湖長翁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6冊，頁23-24），卷三十一。

5 正如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邵見傳本書目》，對影宋《家語》說：「書中趙宋諱闕直至孝宗嫌名之慎，而敦、郭不省，定爲南宋孝宗世槧本無疑。其卷尾有東坡居士折角印，考文忠已先於建中靖國元年卒，顯爲僞作。」（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七，〈子部一·儒家類〉，頁8。

在《景定健康志》卷三十三〈文籍志〉中所記載說：「《孔子家語》。監本。建本。」⁶

據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宋代所刻的《家語》一共有三種版本，一是南宋蜀大字本，一本是監本，一是建本。但是，只有影宋蜀大字本流傳下來之外，其他兩種版本都沒有流傳下來，無法得知更詳細的內容。

元代時期，《家語》著錄於（元）脫脫等修《宋史·藝文志》卷一〈經·論語類〉：「《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經籍〉十一著錄：「《孔子家語》十卷。王肅註」；（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經部·論語類〉著錄：「王廣謀《孔子家語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刊」；⁷（清）錢大昕撰《補元史藝文志》卷三儒家類云：「王廣謀《孔子家語句解》三卷。字景猷」；（清）孫殿起撰《販書偶記》〈子部·儒家類〉說：「《新編孔子家語章句》十卷，魏王肅註。元劉祥卿刊」。據此可知，元代時期，仍流傳王肅注本《家語》，另外，出現了王廣謀注本《家語》。

據文獻記載與流傳下來的刻本，這時期可考的版本已有四種：一是《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王廣謀撰，元泰定元年甲子（1324）蒼巖書院刻本；二是《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六卷，王廣謀撰，泰定二年乙丑（1325）崇文書塾刊本；三是《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王廣謀撰，元刊本；四是《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十卷，王肅注，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劉祥卿刊本。爲了論述的方便，先說明劉祥卿刊本。

（一）《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十卷，劉祥卿句解，至正二十七年（1367）劉祥卿家刊本（圖3）

劉祥卿⁸句解。版匡高16公分，寬20.4公分。四周單欄，每半葉十行，行十八、

6 （宋）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第二冊（臺北：大化書局，1980，嘉慶七年份宋本重刊本），卷三十三，〈文籍志一·子書之目〉，頁5。

7 《千頃堂書目》所載延祐三年（1316）刊「王廣謀孔子家語句解四卷」本，在目前可考的眾多王廣謀注本中，其刊刻年代爲最早，可惜此本今未見。後來盧文弨將四卷校改爲五卷（以上均見《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78），這是否表示有五卷本王廣謀句解本傳世？據筆者所知，除了《千頃堂書目》以外，其他元明清公私藏書目都沒有著錄四卷本或五卷本王廣謀注本，因此筆者認爲王廣謀注本的卷數之多寡，很有可能跟王廣謀注本所載附錄《素王事紀》一卷和《孔子廟祀》一卷是否納入卷數有關係。一般而論，王廣謀注本的卷數，無論三卷本或六卷本都不包括《素王事紀》一卷和《孔子廟祀》一卷的卷數，假如將《素王事紀》和《孔子廟祀》的卷數算進去，其卷數有所變化，舉例來說：一、有的王廣謀注本無附《素王事紀》和《孔子廟祀》（如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因此其卷數沒有變化；二、有的王廣謀注本只附《孔子廟祀》一卷（如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聖朝通制孔子廟祀》一卷），則其卷數爲四卷；三、有的王廣謀注本附《素王事紀》和《孔子廟祀》各一卷，則其卷數爲五卷。當然我們仍不能排出四卷本或五卷本王廣謀注本存在之可能性，但是筆者認爲從上述的角度去理解四卷和五卷的分歧，較爲妥當。

8 （元）劉祥卿，元至正間清泉人，生卒年不詳。

十九字不等。小字雙行，字數同。兩截樓版式，上列評語音義。版心上下小黑口，雙魚尾，魚尾間記「家語幾」，下魚尾下象鼻間記葉次。

首卷首行頂格題「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卷之一」，二行低七題「並依王肅註義詳爲句解」。卷首有舊題漢孔安國序，次有「孔子家語篇目」，其編次如下：卷一〈相魯〉、〈始誅〉、〈王言解〉、〈大婚解〉、〈儒行解〉、〈五儀解〉；卷二〈致思〉、〈三恕〉、〈好生〉；卷三〈觀周〉、〈弟子行〉、〈賢君〉、〈辯政〉；卷四〈六本〉、〈辯物〉、〈哀公問政〉；卷五〈顏回〉、〈子路初見〉、〈在厄〉、〈入官〉、〈困誓〉；卷六〈五帝德〉、〈五帝〉、〈執轡〉、〈本命解〉、〈論禮〉；卷七〈觀鄉射〉、〈郊問〉、〈五刑〉、〈刑政〉；卷八〈禮運〉、〈冠頌解〉、〈廟制解〉、〈辯樂〉、〈問王〉、〈屈節解〉；卷九〈七十二弟子〉、〈本姓解〉、〈終記解〉、〈正論〉；卷十〈曲禮子貢問〉、〈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其編次跟其他王肅注本有所不同。⁹卷五之尾有「清泉劉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本記。此本在王肅注的基礎上做了詳解，因此，有些王肅注的內容比其他本王肅注增加了不少。但是整體來講，其原文小注，多寡不一，假如我們以「清光緒二十四年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宋蜀刊本」（以下簡稱爲「影宋蜀本」）來跟此本做比較，不難看出這種現象，例如卷一〈相魯〉，此本的注文部分，比「影宋蜀本」更爲詳，卻無著錄「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皆如歸焉」一段一百二十九字正文；尤其是卷十〈曲禮公西問〉部分只有兩葉共十五行而已，「影宋蜀本」則爲十葉共八十一行。另外，其字體多用俗體。今藏北京圖書館。《販書偶記》卷九子部和《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七子部均著錄此本。此本後來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¹⁰

（二）《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元王廣謀撰，泰定元年（甲子，1324）蒼巖書院刊本

元代官刻本地方刻書，多由書院領其事。元代全國書院約有一百二十個，¹¹蒼巖書院是個其中較爲著名的書院。此本今未見。後來日本慶長四年（明萬曆二十七

9 《販書偶記》，卷九，〈子部·儒家類〉，說：「至書中有兩處半頁九行者，較覆宋刊本頗多不同。此原序中荀卿二字，他本作孫卿。又第九卷七十二弟子，他本上多孔子二字。其編次較他本殊異。如此書在卷五，他本在卷六。」（清）孫殿起編，《販書偶記》（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卷九，〈子部·儒家類〉，頁215。

10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931冊。

11 有關元代書院刻書的問題，請參看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板本學要略》（臺北：中國文化學出版部印行，1986），頁54-55。又可參考徐梓著，《元代書院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五、撥置學田，掌握書院的經濟命脈。6.刊刻圖書部分，頁113-119。

年，1599）活字重印此泰定蒼巖書院刊本（圖4）。¹²《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卷三子部著錄此活字本，說：「標題次行題『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半葉七行，行十七字。眉端標明眼目。目錄末題『今將《素王事紀》別作一卷附後刊行，幸鑒』二行。《素王事紀》前列家語後序。目錄後題『泰定甲子（元年，1324）秋蒼巖書院刊行』一行。後又附《盛朝通制孔子廟祀》一卷。末有慶長己亥（四年，1599）仲夏前學校三要野衲跋。收藏有『賜蘆文庫』楷書朱文長印。」¹³

（三）《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六卷一冊，元王廣謀撰，泰定二年（1325）崇文書塾刊本（圖5）

元王廣謀撰。版匡高19.8公分，寬12.1公分。四周單欄，每半葉分上下欄，下欄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小黑口，雙魚尾，魚尾相隨，魚尾間記「家語幾」或「家幾」，下魚尾與下魚鼻間記葉次。上欄記音訓反切，被訓字以墨圍反白字標示，並在每條記事開始處內容以爲條目，因爲每篇之中各條不另提行。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國家圖書館藏本前四葉下方有大面積破損。卷首有目錄，首行雙行大字頂格題「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目錄」，次行中題「猷堂王廣謀」，其下另有字已破損。目錄後記「今將素王事紀別作一卷附後刊行幸鑒」。此書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卷末有元封時序、孔安國傳略，皆未署名。附錄之「新刊素王事紀」另有目錄，目錄末雙行大字題「泰定乙丑仲夏崇文書塾刊行」。內容有魯司寇像、先聖紀年圖、先聖世系圖、歷代追崇事始等。

此本從書名、卷數、編次來看，是屬於與蒼巖書院刊本不同的版本。其卷數和編次如下：

卷 數	篇 目
卷第一	相魯第一，始誅第二，王言解第三，大婚解第四，儒行解第五，問禮第六，五儀解第七
卷第二	致思第八，三恕第九，好生第十，觀周第十一，弟子行第十二，賢君第十三
卷第三	辯政第十四，六本第十五，辯物第十六，哀公問政第十七，顏回第十八，子路初見第十九，在厄第二十
卷第四	入官第二十一，困誓第二十二，五帝德第二十三，五帝第二十四，執轡第二十五，本命解第二十六，論禮第二十七

12 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此活字本，見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子部·儒家類〉，頁219。

13 李盛鐸著，《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卷三，子部，頁153。

卷第五	觀鄉射第二十八，郊問第二十九，五刑解第三十，刑政第三十一，禮運第三十二，冠頌解第三十三，廟制解第三十四，辯樂第三十五，問玉第三十六
卷第六	屈節解第三十七，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本姓解第三十九，終記解第四十，正論解第四十一，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張乃熊《遯圃善本書目》元刊本子部著錄此本云：「《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六卷《素王事紀》一卷。元王廣謀撰。泰定乙丑崇文書塾刊本一冊。」¹⁴另外，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著錄：「《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朝鮮國刊本……每半版十二行，廿二字，注文雙行，上有層欄。」¹⁵可見「朝鮮國刊本」是此崇文書塾刊本的覆刻本。

（四）《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三冊，元王廣謀撰，元刊本（圖6）

元王廣謀撰。版匡高17.5公分，寬11公分。四周雙欄，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上欄刻釋音及條目。版心小黑口，雙魚尾，魚尾間記「家語上（中、下）」，下魚尾下象鼻間記葉次。卷首有三葉半的空白葉，卷末也有三葉半的空白葉。卷首有迎神所用各曲之宮名及歌詞、配位陳設之圖、大成殿配置圖、下祭服色等資料。次有目錄，分上中下三卷，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後有（清）蔣因培手書題記說：「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元人句解刻本僅見也。近還古書日少，芙川仁兄其善護之。辛卯八月，蔣因培識。」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張乃熊《遯圃善本書目》元刻本子部著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元刊巾箱本。三冊。蔣因培題記。張美川舊藏。」¹⁶

從其書名、卷數、編次來看，此本無疑是屬於蒼巖書院刊本系統的。不過，此本無《素王事紀》一卷，又卷首的「迎神所用各曲之宮名及歌詞、配位陳設之圖、大成殿配置圖、下祭服色」等資料就是蒼巖書院本卷末後附的《盛朝通制孔子廟祀》一卷的內容。其編次如下：

14 張乃熊撰，《遯圃善本書目》，《書目三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9），頁20。

15 森立之撰，《經籍訪古志》，《書目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7），頁155。

16 同註14。

卷數	篇 目
卷上	相魯第一，始誅第二，王言解第三，大婚解第四，儒行解第五，問禮第六，五儀解第七，致思第八，三恕第九，好生第十，觀周第十一，弟子行第十二，賢君第十三，辯政第十四
卷中	六本第十五，辯物第十六，哀公問政第十七，顏回第十八，子路初見第十九，在厄第二十，入官第二十一，困誓第二十二，五帝德第二十三，五帝第二十四，執轡第二十五，本命解第二十六，論禮第二十七，觀鄉射第二十八，郊問第二十九，五刑解第三十，刑政第三十一
卷下	禮運第三十二，冠頌解第三十三，廟制解第三十四，辯樂第三十五，問玉第三十六，屈節解第三十七，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本姓解第三十九，終記解第四十，正論解第四十一，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六子部儒家類亦著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元刊本。……彼明嘉靖覆刻添入，鄉進士安福彭參校此則元刻也。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高五寸六分，廣三寸六分，黑口，單邊，上格摘由，……未見他書著錄。」¹⁷可知到了明代，此本曾被為覆刻，但其流傳並不甚廣。

總之，王廣謀的句解本，其編次方式、內容與王肅注本不一樣。由此可知，王廣謀的句解本是另一系統的《家語》。不過，後來對此本的評價不是甚高，正如《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第九子部一儒家類說：「元王廣謀《標題句解》三卷，注既淺陋，正文亦加刪易」，¹⁸又如周中孚說：「《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元刊本。……所載較《家語》原本，稍為刪節。……以趨簡略，體例龐雜，注文亦淺陋。較之《家語》原本，又不可相提並論矣。」¹⁹這種評價是正確的，例如我們以「影宋蜀本」卷十〈公西赤問〉篇來比較元廣謀注本〈公西赤問〉篇，就知道王廣謀注本的內容不到「影宋蜀本」的四分之一。不過，在韓國、日本地區，翻刻《家語》時往往以王廣謀注本為底本。²⁰

17 (清)張鈞衡撰，《適園藏書志》，《書目續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8），卷六，頁1。

18 (清)邵懿辰撰、孫詒讓等參校、邵章續錄、邵友誠重編，《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九，頁376。

19 (清)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三十六，頁174。

20 例如：《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日本慶長四年（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活字重印泰定蒼巖書院刊本（現藏日本宮內省圖書館）；《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朝鮮活字印本（現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二冊，（韓國）李朝後期刊本（現藏日本天理圖書館）；《孔子家語句解》，朝鮮國刊本（著錄於《經籍訪古志》）等，都是王廣謀注本。我們查看韓國、日本地區的藏書目錄，不難看出翻刻本王肅注本的數不及王廣謀注本的現象。

四、明代《家語》的刊本與傳抄

明代初期，《家語》的流傳並不是很流行，不過到了中晚期，出現了好幾種刻本，重要的是這些刻本可說在《家語》的流傳中扮演著承先啓後的角色。

就刻書機構而言，有中央政府刻本、地方政府刻本和私家刻本。例如在《內板經書紀略》中記載：「《孔子家語》三本，一百四十四葉」，²¹ 這是內府經廠本。在《古今書刻》中記載：「北直隸松江府《家語》；雲南布政使《家語》；雲南雲南府《孔子家語》」，²² 這是地方政府刻本。不過，如今中央、地方政府所刻的《家語》很少流傳下來，現在我們看到的大部分是私家刻本。以下分別說明其主要的版本。

（一）《孔子家語》，八卷，明何孟春²³ 注

何孟春自序說：「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又說：「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春（何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八卷，他書所記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大戴禮內與此互詳略者不箋，春於彼又有專注故也）。其不敢以入焉者仍別錄之，並春秋、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據上述的序文，我們可知以下兩點：一是何氏不獲見王肅注，而此本的內容、編次及篇目都與王肅注本有所不同，例如其篇次方式，將〈七十二弟子解〉置於卷末；二是此本仍有它的文獻價值，正如日本人岡白駒說：「何孟春所註八卷四十四篇，自言不獲見肅之註，仍其割裂，即它書以補綴之，亦十之六七耳，註頗有所見，雖出于摸索，視之吳氏（按：吳嘉謨），誠爲巨擘焉。」²⁴ 另外，盧文弨亦在〈重刊何註孔子家語序〉中說：「何公此本，當亦綴緝而成，由其未及見毛氏本故耳，然顏師古註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云『非今所有家語也』，則唐以前本業已不同，吾惡知何公所據之本之非古邪！」²⁵

21（明）劉若愚撰，《酌中志》，《海山仙館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本），卷十八，頁4上。

22（明）周弘祖撰，《古今書刻》，《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1105-1156。

23（明）何孟春（1474-1536），明湖廣郴州人，字子元，弘治六年進士，曾任右副都御史，嘉靖初爲禮部尚書，卒謚文簡。《明史》卷一九一有傳。著有《何文簡奏議》。刻印過晉陶潛《陶靖節集》十卷，漢賈誼《新書》十卷，自撰《余冬序錄》六十五卷。

24《孔子家語》十卷（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寬保元年京師風月堂刊本），〈岡白駒識語〉。

25（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四部叢刊初編·集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六，頁62。

但是此本確實有其缺點，正如《四庫全書總目》說：「《孔子家語註》八卷。湖南巡撫採進本。……至近本所校補孟春闕誤，凡數百條，皆引據精確，則孟春是註之舛漏抑可知矣。」²⁶又如《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所說：「明何孟春注，亦非足本」。²⁷

何孟春注本《家語》，歷來多次被刊印過，據文獻記載，明代主要有以下幾種版本：一是明正德十六年張公瑞刻本；一是明嘉靖二年高應禎刻本；一是明永明書院刻本；一是明永明書院遞修本；一是明刻本等。其中，明正德十六年張公瑞刻本是原刻本，最有文獻價值。

1. 《孔子家語》，八卷，明何孟春補注，明正德十六年（1521）張公瑞刻本（圖7）

此本現藏北京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海圖書館、蘇州大學圖書館、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及安徽省圖書館等。²⁸

四周單欄。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無魚尾，上方記「卷幾」，下方記「葉次」。卷首有「孔子家語序」，首句曰「漢博士孔衍言」，次有「魏王肅序」，次有「何孟春正德二年（1507）序」，次有「正德辛巳（1521）林俊題辭」，卷末有「正德辛巳（1521）黃輦新刊孔子家語注跋」。其編次方式如下：

卷 數	篇 目
卷之一	相魯第一，始誅第二，王言解第三，大婚解第四，儒行解第五
卷之二	問禮第六，五儀解第七，致思第八，三恕第九，好生第十
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弟子行第十二，賢君第十三，辯政第十四，六本第十五
卷之四	辯物第十六，哀公問政第十七，顏回第十八，子路初見第十九，在厄第二十，入官第二十一
卷之五	困誓第二十二，五帝德第二十三，五帝第二十四，執轡第二十五，本命解第二十六
卷之六	論禮第二十七，觀鄉射第二十八，郊問第二十九，五刑解第三十，刑政第三十一，禮運第三十二

26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五，〈子部五·儒家類存目一〉，頁1874。

27 （清）邵懿辰撰、孫詒讓等參校、邵章續錄、邵友誠重編，《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九，頁376。

28 其中，北京圖書館所藏共有五種：一是明正德十六年張公瑞刻本三種，其中一種有羅振常跋文（按：《善本書所見錄》所著錄的本子），另外一種有黃輦跋文；二是明嘉靖二年高應禎刻本兩種，其中一種有徐燊跋文。參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子部·儒家類〉，頁1179-1180。

卷之七	冠頌解第三十三，廟制解第三十四，辯樂第三十五，問玉第三十六，屈節解第三十七，正論解第三十八
卷之八	子夏問第三十九，子貢問第四十，公西赤問第四十一，本始解第四十二，終記解第四十三，七十二弟子解第四十四

以〈七十二弟子解〉置於卷末者或即始何孟春。之後，有的王肅注本的編次方式，亦依據此本的編次方式，例如「明隆慶壬申（六年）長州徐祚錫刊本」、「明萬曆間長州刊本」及「武林吳氏刊本《孔聖家語圖》」等。

在羅振常著、周子美編《善本書所見錄》中說：「《孔子家語》八卷。……世行《家語》各本皆王肅注，何孟春注極少見。此本爲正德原刊，所謂正德辛巳張公瑞刊本也（見邵亭書目）。各家藏書目僅張金吾藏有正德本，可見傳本之少；惟張本尚有正德辛巳黃鞏序，此則無之。孟春自序及林見素題辭，黃氏亦無之，蓋兩本互有脫佚也。此本字刻頗類元板，蓋明代惟正德本多仿元，如慎獨齋刊各書均是，真精整可愛。」²⁹ 此本後來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³⁰

要附帶說明的是「明嘉靖二年（1523）高應禎刻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此本說：「《孔子家語》八卷……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版心白口，四周單邊」；³¹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卷九亦著錄此本，並引高應禎識語說：「燕泉先生，以《家語》載聖言與其行事也，參互考訂，深以王肅所傳者爲得其宗，安國之所撰次，劉向之所校定，無所於取信，原本刻於滇南，其傳未廣，是用再梓而行之云。」³² 據此，我們可知，此本無論書名、卷數和版式，都與上述的張公瑞刻本一樣，又從高應禎的「原本刻於滇南，其傳未廣，是用再梓而行之」來看，此本無疑是「張公瑞刻本」的覆刻本。

2. 《孔子家語》，八卷，明何孟春補注，明末葉永明書院刻本（圖8）

題彬陽何孟春注。版匡高21.6公分，寬13.7公分。四周單欄，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上欄刻有極少數釋音，餘均空白。版心花口，單魚尾，上方記「孔子家語」，中間記卷第，下方右側記葉次、字數，左側記「永明書院板」。卷首有「孔子家語序」，首句曰「漢博士孔衍言」，次有「魏王肅序」，次有「何孟春正德二年丁卯（1507）序」，次有「正德辛巳（1521）林俊序」。序後有目

29 羅振常著、周子美編，《善本書所見錄》，《書目類編》本，第79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卷三子部，頁35649。

3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大陸外版·限中國大陸外發行）》（臺南縣：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子部·儒家類〉，子1冊。

31 同註28，〈子部·儒家類〉，頁1179。

32 莫伯驥撰，《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書目叢編》本，卷九，頁487下。

錄。卷末有「正德辛巳黃鞏跋」。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今檢此本，其書名、分卷、篇目和序次等均同於「張公瑞刻本」，至於其內容亦幾乎一致，只是有些地方的文字有所出入，如何孟春正德二年（1507）序末署部分，「張公瑞刻本」為「正德二年丁卯二月壬寅後學郴陽何孟春子元謹序」，此本則為「大明正德二年歲丁卯仲春二月壬寅後學郴陽何孟春子元謹序」；又卷一「相魯」，「張公瑞刻本」為「孔子初仕為中都宰（注：中都魯下邑，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七）……」，此本則為「孔子初仕為中都宰（注：中都魯下邑）……」；又卷一「相魯」，「張公瑞刻本」為「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注：魯國居東故云），定公（注：名宋）謂孔子曰……」，此本則為「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注：名宋）謂孔子曰……」；又卷一「相魯」，「張公瑞刻本」為「孔子言於定公（注：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曰家不藏甲（注：卿大夫稱家），邑無百雉之城……」，此本則為「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注：卿大夫稱家），邑無百雉之城……」；又卷一「始誅」，「張公瑞刻本」為「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注：服行也，先自行，然後教人），而猶不可（注：民不從）」，此本則為「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注：服行也，先自行，然後教人），而猶不可（注：民不從）」。雖然兩個版本間存在著內容上的差異，但是我們把此本歸屬於「張公瑞刻本」系統，是並無問題的。

至於「明永明書院刻遞修本」和「明刻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云：「《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明何孟春撰，明永明書院刻遞修本，三冊，九行十五字，小字同，黑口，四周雙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明何孟春撰，明刻本，三冊，九行十五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四周雙邊」。據此記載，我們可發現，此兩本的書名和卷數與上述的何孟春注本不同，卻與王廣謀注本一樣，同時兩種版本的書名、卷數和版式完全一致。《欽定天祿琳琅書目》亦著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一函三冊。明何孟春補註三卷，前漢孔衍、魏王肅二序，孟春自序，林俊序。」³³對於此兩種版本的相關問題，因為筆者沒有親見而無法詳細說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如《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的記載不誤，這兩種版本應屬於與上述的三種版本不同的系統。

（二）《孔子家語》，三卷二冊，明嘉靖己亥（十八年，1539）湯克寬³⁴南京刊藍印本（圖9）

版匡高18.5公分，寬12.8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白口，雙白魚尾，魚尾相向，魚尾間題「家語上（下）」及葉次。下方間記刻工名。刻工

33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書目續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8），卷九，明版子部，頁1。

34 湯克寬為邳州衛人，承世廕歷官都指揮僉事，充浙江總兵官、廣東總兵官等。

名：珙、良（或作艮）、青、黃琳（或作黃、琳）、通、錢、瓏、璟、玠等。卷首有目錄，分上中下三卷共四十四篇，現存四十四篇的各本《家語》，三十八篇以後各本有不同的排列方式，此本的編次方式和王廣謀注《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元刻本一樣，七十二弟子、本性解、終記解、正論解、曲禮子貢問、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的次序。目錄後署「嘉靖己亥春正月穀旦吉豐湯克寬寓南京刑部公署校刊」。下卷卷末有一四周雙邊之空白牌記。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家語》大部分都是注本，此本卻是白文本，同時也是少數流傳下來的明代中央政府刻本。

（三）《孔子家語》，十卷二冊，明刊九行二十字本（圖10）

版匡高20.7公分，寬13.6公分。四周雙欄，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約三十個字。版心白口，單白魚尾，魚尾下記「家語幾卷」及葉次。下方間記刻工名。刻工名：黃鏐（或作鏐）、七、鋌（或作昆）、國忠、黃德時（或作時）、士等。卷首有「漢集家語序」、「孔安國傳略」、「王肅上魏詔家語序」。序後有目錄，分十卷，四十四篇。此書三十八篇以後的編次方式是正論解、曲禮子貢問、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本性解、終記解、七十二弟子，這種編次方式和何孟春注本相同。此本是白文本，又用顏體字精刻而成。現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四）《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五冊，元王廣謀撰，明刊黑口本（圖11）

版匡高22.6公分（上欄高2.6公分），寬15.7公分。四周雙邊，分上下欄，下欄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大黑口，雙魚尾，魚尾相對，魚尾間題「家語上（中、下）」及葉次。首卷首行頂格題「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卷上」，次行低七格題「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卷末有尾題。封面墨筆題「明初本孔子家語」，小字「癸亥中秋嘉業堂藏」。卷首有目錄，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上欄記篇中段落名，反切釋音，被註字以墨圍白文標示。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從書名、卷數和編次來看，是屬於蒼巖書院刊本系統的，只是此本無蒼巖書院刊本收錄的《素王事紀》和《盛朝通制孔子廟祀》一卷。

另外，《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新刊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元王廣謀撰，《聖朝通制孔子廟祀》一卷。明初刻本。四冊。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雙邊。」可見此本是與上述的黑口本不同的另外一種王廣謀注本。又這時期也有日本活字本，正如《雙鑑樓善本書目》著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日本寬永活字本，七行十七字。」³⁵

35 傅增湘撰，《雙鑑樓善本書目》，《書目三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9），卷三，頁1。

(五)《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明嘉靖甲寅（三十三年，1554）吳郡黃周賢等仿宋刊本（圖12）

版匡高16.8公分，寬13.5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單白魚尾，魚尾下記「孔子家語」及卷第葉次。卷首有王肅「孔子家語序」，署「王氏」，卷末有黃魯曾「孔子家語後序」。卷首有目錄，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³⁶ 卷十尾題下刻「終歲申（甲）寅端陽望吳時用書黃周賢金賢刻」。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黃魯曾跋說：「今考之藝文志有二十一卷，王肅所註，何乃至宋人梓傳者止三卷，近何氏孟春所註則卷雖盈於前本而文多不齊，余頗惜王肅所註之少播於世，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從上述的內容，我們可知此本是依據宋本校勘刻印的，不過黃氏並沒有說明他所依據的宋本之來源，因此無法確定此本的版本來源。但是從前人的有關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此本的版本源流的蛛絲馬跡：一是避諱情況，後世藏書家從此本的避諱情況中，發現此本是南宋本，正如《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五子部一在「《家語》十卷明翻宋本」中說：「此書當為嘉靖三十三年所刊，然書中祺字缺末筆，避度宗嫌名，似咸淳年間刻，考咸淳無甲寅，其槧法特精，疑其源當出於南宋，舊刊時用重為影寫上版，故祺字依舊缺筆。」³⁷ 其次毛辰對宋蜀大字本《家語》說：「借得小字南宋本參校致〈六本〉篇（見第四卷），小字本作『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蜀本）獨作『藥酒』，及讀〈鹽鐵論〉（見第五

36 其編次方式如下：

卷 數	篇 目
卷之一	相魯第一，始誅第二，王言解第三，大婚解第四，儒行解第五，問禮第六，五儀解第七
卷之二	致思第八，三恕第九，好生第十
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弟子行第十二，賢君第十三，辯政第十四
卷之四	六本第十五，辯物第十六，哀公問政第十七
卷之五	顏回第十八，子路初見第十九，在厄第二十，入官第二十一，困誓第二十二，五帝德第二十三
卷之六	五帝第二十四，執轡第二十五，本命解第二十六，論禮第二十七
卷之七	觀鄉第二十八，郊問第二十九，五刑解第三十，刑政第三十一，禮運第三十二
卷之八	冠頌解第三十三，廟制解第三十四，辯樂第三十五，問玉第三十六，屈節解第三十七
卷之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本姓解第三十九，終記解第四十，正論解第四十一
卷之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大部分王肅注本《家語》都採取如此的編次方式，如汲古閣本和影宋蜀本的編次方式和上述的完全一致，只是其篇目稍微不同，如卷之二黃本〈致思〉，影宋蜀本為〈觀思〉；卷之七黃本〈觀鄉〉，影宋蜀本為〈觀鄉射〉；卷之八黃本〈冠頌解〉，影宋蜀本為〈冠頌〉；黃本〈廟制解〉，影宋蜀本為〈廟制〉；黃本〈辯樂〉，影宋蜀本為〈辯樂解〉；卷之十黃本〈曲禮子夏問〉、〈曲禮公西赤問〉，影宋蜀本為〈子夏問〉、〈公西赤問〉。

37 丁丙撰，《善本書室藏書志》，《書目叢編》本，卷十五，頁686。

卷)亦同,益證此本之善」,³⁸黃魯曾本正作為「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加上筆者曾經將此本與「影宋蜀本」做一番比較,發現兩本應屬於不同系統,例如卷四〈六本〉頁三,「影宋蜀本」說: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³⁹

但是黃氏「仿宋本」則為:

子貢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子曰:「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⁴⁰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的地方有所不同。由此可說,黃氏依據的無疑是南宋本,同時也是與宋蜀本不同系統的版本。我們在上面已說過,《家語》在宋代,除了蜀本之外,還有監本和建本,不過,黃氏依據的是否監本或是建本,現在無法確定。另外,此本雖然是仿宋刊本,不過正如黃氏所說「力求宋刻者而校仇之,僅得十之七八」,因此無疑是與宋本有所差距。此本後來收錄於《四部叢刊》⁴¹和《四部備要》,⁴²廣泛通行。

(六)《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明隆慶壬申(六年,1572)徐祚錫刊本(圖13)

魏王肅注,明陸治補注。版匡高18.7公分,寬13.4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

38 《孔子家語》,《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儒家子部(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卷四後面毛扆〈識文〉,頁148。

39 同上註,頁185。

40 《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正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卷四〈六本〉第十五,頁2下-3上。

41 《縮本四部叢刊初編書錄》說:「《孔子家語》十卷,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魏王肅注,卷末隸書二行云歲甲寅端陽望(按雞助編湖北以五月望謂之大端午此云端陽望謂五月望也。)吳時用書,黃周賢、金賢刻,明嘉靖本《野客叢書·二十六家唐詩》卷末亦有黃周賢名,《提要》謂嘉靖時書賈也。」(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頁28。

42 《四部備要·史部·古史類》著錄《家語》,即是《孔子家語》,題其版本為「汲古閣本」,不過,實際上收錄的是《四部叢刊》本,即是明嘉靖甲寅吳郡黃周賢等仿宋刊本。有關《四部備要》的版本問題,可參考李向群撰,〈《四部備要》版本糾謬〉,《陝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3期,頁120-129;李向群撰,〈《四部備要》版本勘對表〉,《古代文獻研究集成》第一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274-316。

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單魚尾，魚尾下記「家語幾卷」及葉次，下方記刻工名。刻工名：章右之（或作吳門章右之、右之、長州章右之）、章掖（或作掖）、方瑞先（或作瑞先、方）等。卷首有「漢集家語序」，「魏註家語序」，署「魏景侯王肅撰」，次有「孔子家語題辭」，署「明少傅王鏊題」，次有陸治的「刻家語題辭」，次有「考證凡例」十三條，末亦署寫刊者姓名如前，次有「孔安國傳略」，傳略末署「長州顧樞寫章掖刻」。次有「每篇古文辨義總目」，分篇列出異體字，部分有加註反切。次有目錄，凡例末條言此書篇目依何孟春篇次，以〈七十二弟子解〉終篇。因此毛晉認為此本有「倒顛」之病。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一部。

陸治在〈刻家語題辭〉中說：「予觀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乃知近代所行之《孔子家語》未為完書，……文恪幸見肅本，親為校讎，將刻而未及，其仲子延素復將刻之，以成先志，俾予考證，而又未及焉。此編留予山中，然字多古文，而肅註綜博簡嚴，傳寫文多訛謬，未易通解。予恐其傳之幸存而復失，魯魚之仍襲而益多也，乃忘其淺陋，校而梓焉。其文則考之六書，其散見禮經子史間有一二發明者采之，註疏其毀蝕無考者闕之。其序傳之昉於漢元封時，孔氏子孫之所撰述者，各因史以考其世而辯證於其序文之後。由是此編之源委流傳，照然可指，而疑者可信僅存諸古以廣其傳，若夫刪述之事，則非予之所敢知也。」可知其刻書的原委經過。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指出此本有一個特色，就是在王肅注的基礎上做了很多補充，其內容在「考證凡例」中提出說明，如與經史相關文字互證、注明引文出處、古文下加注六書分析與反切、官名人加註等。另外，此書認為《家語》不是王肅偽作。近年出土的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和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竹簡，有和今本《家語》相近的文字，學者視之為《家語》的原型，二墓都是西漢時期的。本書的論點得到出土文物的支持。⁴³

此本因為陸治做了很多補正的工作，⁴⁴與黃魯曾仿宋刊本及影宋蜀本比起來，其內容增加許多，尤其是王肅注部分。就其正文而言，較為接近黃魯曾仿宋本。（清）周星詒輯《傳忠堂書目》卷三著錄此本。⁴⁵

（七）《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明萬曆間長州刊本（圖14）

魏王肅注，明陸治補注。版匡高18.7公分，寬13.4公分。此本的版式字體刻工和隆慶本一樣，只是少了王鏊、陸治的題辭及徐祚錫的「古文孔子家語跋」，應該是隆

43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1998），〈子部·儒家類〉，頁2。

44 其詳細內容參看此本的〈考證凡例〉部分。

45 （清）周星詒輯，《傳忠堂書目》（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叢書集成續編·遼園叢書》民國三十三年吳興周延年彙編本），卷三，頁1。

慶本的重刻本。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八)《孔聖家語圖》，十一卷，魏王肅注，明萬曆間己丑十七年（1589）武林吳氏刊本（圖15）

版匡高20.6公分，寬14公分。四周雙欄，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單白魚尾，上方題「孔聖家語圖」，中間題卷第葉次，下方間記字數及刻工名，刻工名：黃組、信、朱、立等。此書第一卷爲圖，第二卷才是一般《家語》正文。卷首有王鏊「孔聖家語圖題辭」、王世貞「孔聖家語圖敘」、「萬曆己丑歲孟春人日武林後學吳嘉謨序」、同一年楊士經「跋」。序後有十一條凡例。凡例後有目錄。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王鏊（1450-1524）題辭說：「徧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館，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也。……幸王肅本尙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又吳嘉謨在〈序〉中說：「王文恪公嘗錄其全而家藏之，余得其本、繹其義」，可見此本依據的是王肅注本。不過，此本《家語》與其他王肅注本不盡相同，因爲吳嘉謨在正文及王肅注上面做些補充，正如在凡例中說：

- 一、《家語》中記載間有闕略而文不相蒙，其雜見禮經子史，反爲周詳，而未經聖賢刪定者，分行補註闕文之下。
- 一、《家語》之文，別見於經史百家者，其註疏之說辭，雖不一皆，或可以發明王註之所未及，乃參伍其辭以補註之。
- 一、語中所引詩書，王註多與今文少異，今皆以篇章之名，係詩書之辭之下，以便參解。
- 一、王註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註疏本文，節抄於王註之後。
- 一、王註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及毀蝕無文可考，皆闕之，以俟知者。

由此可見，在《孔聖家語圖》中的《家語》雖然是王肅註本，可是經過吳嘉謨的補充，已經和王肅註本《家語》有所不同，更正確地說，其內容增加了許多。另外，此書的《家語》部分的篇章次序依據何孟春本《家語》編次而定，以〈七十二弟子解〉終卷。

特別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凡例」部分在其內容上和「隆慶壬申徐祚錫刊本（陸治補注本）」幾乎一樣。筆者認爲，吳嘉謨雖然在序言中未提及陸治補注本，但是此本似乎受到陸治補注本的影響，其理由如下：第一、隆慶本是刻於1572年，吳氏刊本是刻於1589年；第二、在兩個版本中所載的王鏊題辭的內容是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陸治很清楚地交代他與王鏊之間的關係及刻書的經過原委，吳嘉謨則

卻無法說明這一點。至於此本的內容，尤其是王肅註部分，比隆慶本還要多，可見吳嘉謨亦做了補正的工作。最後要說的是，筆者認為「隆慶壬申六年徐祚錫刻本」、「萬曆長州刊本」及「萬曆間己丑武林吳氏刊本」這三種版本屬於同一個系統，這應是不成問題的。

(九)《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日本元和間（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天啓三年，1615-1623年之間）活字本五冊（圖16）

版匡高21.1公分，寬16.2公分。四周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大黑口，雙魚尾，上方題「家語卷幾」，下方記葉次。卷首有王肅「孔子家語序」，次有篇目，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篇目題「上官國宅刊」。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一部。⁴⁶

此本是觀海堂舊藏本，《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著錄：「《孔子家語》十卷，日本古活字本，五冊」。現在看此本的內容，與「影宋蜀本」頗為相近，有的地方不盡相同而已。更叫人注意的是，此本的牌記「上官國宅刊」，同樣出現在「寬永十五年（1638）風月宗智刊本」上。換言之，兩種版本雕版於同一個地點。又王國維已經說過「風月宗智刊本」相同於宋蜀大字本，⁴⁷如此說來，此本與「風月宗智」本，都應屬於宋蜀大字本系統。

更有趣的是，日人太宰純曾經在〈增注孔子家語〉中說：「我日本博士家所傳王（肅）注全本，今行於海內，凡學者得之，豈非幸歟。」又在〈後序〉中說：「純少好讀《孔子家語》，自我東方所有舊本之外，凡海舶所貢者諸家注本，隨得讀之，至十有餘部。自元王廣謀句解以下，大抵皆新注今本也，不啻訓注不古，而其正文割裂顛倒，非復王子雍氏舊本也。……後得汲古閣板一本，則王子雍注全本也，因以我東方所有舊本校之，其文全同，至於誤字衍文亦多不異，其所異者，獨無音釋耳。」⁴⁸據以上太宰純的說法，我們可知日本固有所流傳下來的舊本《家語》，而此舊本相同於「汲古閣」本。既然「汲古閣」本依據的是宋蜀大字本，⁴⁹那麼此本與「風月宗智」刊本很可能是太宰純所說的日本固有的舊本《家語》系統，也同樣屬於宋蜀大字本系統。

46 據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此本今亦藏日本內閣文庫、大東急紀念文庫、天理圖書館、龍門文庫、岩瀬文庫等。（日本東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一年（1976）），〈第一篇・故宮博物院藏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頁86。

47 王國維跋「風月宗智」本說：「此本不知出何本，然佳處時出諸本上。昔桐城蕭敬孚得此本，乃謂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歸貴池劉氏。余以此本校黃周賢本一卷，乃知敬老之言不誣。」所謂「桐城蕭敬孚得此本」指的是「宋蜀大字本」。

48（魏）王肅注、（日本）太宰純增注，《孔子家語》十卷（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藏，日本寬保二年江都嵩山房刊本），〈附錄〉，頁5。

49 對於此問題，請參看底下的毛氏汲古閣本《孔子家語》部分。

(十)《孔子家語》，十卷，明萬曆間新安吳勉學⁵⁰刊本（圖17）

版匡高19.8公分，寬14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單魚尾，魚尾上方記「孔子家語」，中間記卷第，下方記葉次。首卷首行頂格題「孔子家語卷第一」，二三行低九格題「宋王肅注／明吳勉學校」。卷末末行有尾題，但有約半數尾題不存，卷末葉紙張不完整，並因此少了三四行文字。卷首有王士貞「孔子家語序」，次有「素王事實」、次有「先聖歷聘紀年」、次有目錄，以〈曲禮公西赤問〉終篇。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此本與黃魯曾仿宋本，其篇次是一致，其內容亦非常接近，有的地方稍微不同而已。例如卷四〈哀公問政〉，黃魯曾「仿宋本」為：

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王註：精氣者，人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⁵¹

「吳勉學本」則為：

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王註：精氣者，人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

「影宋蜀本」則為：

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王註：精氣者，人神之盛也）。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⁵²

又卷四〈哀公問政〉，黃魯曾「仿宋本」為：

眾人服自此，聽且速焉（王註：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王註：二端氣與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王註：薦，醒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魄也（王註：鬱香草，鬱樽也）。⁵³

「吳勉學本」則為：

眾人服自此，聽且速焉（王註：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王註：二端氣與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王註：薦醒時也），羞肺肝加以鬱鬯（王註：鬱香草，鬱樽也），所以報魄也。

「影宋蜀本」則為：

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速焉（王註：聽謂慎教令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王註：二端謂氣魄也。二禮謂薦黍稷也），建設朝事（王註：薦，腥

50（明）吳勉學，字肖愚，室名師古齋，歙縣人。刻有《九經白文》、《性理大全》、《河間六書》、《世說新語》、《管子》、《少室山房筆叢》、《何仲默先生詩集》、《國語》、《戰國策》等。

51《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正編》本，卷四，〈哀公問政〉第十七，頁20上。

52《孔子家語》，《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儒家子部，頁185。

53《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正編》本，頁20下-21上。

時也)，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王註：謂以蕭光取祭 以合羶香也），薦黍稷（所謂饋食），脩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鬱香草，鬯樽也）。⁵⁴

據以上的比對，筆者認為吳勉學本與黃魯曾本應是屬於同樣系統的版本，但既然是校本，難免有的地方和黃本不同而已。

（十一）《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日本寬永十五年（明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風月宗智刊本（圖18）

魏王肅注。版匡高21.3公分，寬16.6公分。四周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大黑口，雙花魚尾，魚尾間記「家語卷幾」及葉次。卷首有王肅「序」，序後直接目錄，以〈公西赤問〉終卷。目錄後題「上官國材宅刊」。書末題「寬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條通觀音町風月宗刊行」兩行。此書附刻句讀及日文助讀符號。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一部。

卷內有「靜安」、「王國維」等印記，又有王國維先生跋云：「此本不知出何本，然佳處時出諸本上。昔桐城蕭敬字得此本，乃謂宋刊犬字本不足存，以歸貴池劉氏。余以此本校黃周賢本一卷，乃知敬老之言不誣。庚申冬十月朔夕，海甯王國維記。」從王國維的跋文來看，此本無疑是宋蜀本系統的。筆者曾對此本與「影宋蜀本」進行比對工作，發現王國維的說法是不誤的，只是有的地方不盡相同。葉德輝認為此本似是北宋時私宅本的翻刻本，⁵⁵筆者認為葉氏的說法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討。不過，目前為止，就其版本價值而言，無疑在眾本之上。

（十二）《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明天啓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圖19）

版匡高17.4公分，寬13.2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中間記「家語幾」，稍下方葉次。每卷首二葉版心中間記「汲古閣」，其下小字「毛氏正本」。卷首有王肅序，次有目錄，直接有「序」，以〈公西赤問〉終卷。卷末有毛晉跋、何孟春正德二年（1507）舊跋。現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毛晉跋云：「嗟乎！是書之亡久矣！一亡于勝國王氏（按：王廣謀），其病在割裂；一亡於包山陸氏（按：陸治），其病在倒顛。……忽丁卯秋，吳興賈人持一編至，迺北宋板王肅注本子，大書深刻，與今本迥異，惜二卷十六葉已前皆已蠹蝕，

54 《孔子家語》，《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儒家子部，頁186。

55 葉德輝在《郎園讀書志》中對此本說：「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前序目後有上官國材宅刊一行，末葉有寬永十五年戊寅仲秋吉日二條，通觀音町風月宗智刊行二行，審其板式行格，似北宋時私宅本，風月宗又翻雕耳。注文與太宰純注本同。寬永戊寅，當中國前明崇禎十一年，逮今凡二百六十八年，猶是太宰注以前舊本，乃知太宰所云博士家本，非鑿空之談，且以見毛本雖出宋刻，難免臆改增刪，不如海外所傳固是中原古本也。後有得者珍之寶之。」（臺北：明文書局，1990），頁164。

因復向先聖焚香叩首，願窺全豹。幸己卯春從錫山酒家復觀一函，冠冕巋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僅末二卷，余不覺合掌頓足，急倩能書者一補其首、一補其尾，二冊儼然雙璧矣！縱未必夫子舊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肅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顛倒之粉粉，一旦而垂紳正笏於夫子廟堂之上矣。是書幸矣！余幸矣！亟公之同好，凡架上王氏、陸氏本俱可覆諸醬瓿矣。即何氏（按：何孟春）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賢于王陸二家也，但其一存亦可參考，因綴旒于跋之下。」跋文中言己卯（1639）春得到酒家本《家語》，因此可說此書的刊刻應當在此後不久。

毛晉既然說他得到的兩個《家語》「儼然雙璧」，照道理說，他所刻印的《家語》是較為接近宋本。不過，實際上卻不是如此，正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三談及「汲古閣本」時，說：「今校改注字脫落顛倒者，自卷首至卷二十六葉以前為多，蓋初得宋本，即刻其闕者，仍參通行本，迨續得全本，不及追改矣。」⁵⁶又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說：「毛辰汲古閣珍藏宋元秘本書目宋本《孔子家語》下云：『南宋本作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本作藥酒苦口利於病，及讀鹽鐵論亦作藥酒苦口利於病，方知北宋本之善』，今汲古閣本仍作良藥苦口利於病，是毛氏於家藏宋本，全不依據，自道之而自蹈之矣。」⁵⁷葉德輝又在《郎園讀書志》中更詳細的指出此本的不足之處。⁵⁸由此可見，此本仍有不足之處。不過，後來此本為清代《四庫全書》、《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家語》的底本。⁵⁹另外，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所藏的一部舊抄本《家語》十卷四冊（魏王肅注）亦是以毛氏「汲古閣」為底本。

五、清代《孔子家語》的刊刻與傳抄

到了清代，我們查看諸書目，可發現清代所刊印的《家語》，實際上，是沒有超過明代《家語》的版本範圍，其中一個特色是出現了幾種日本刊本。其主要的版本如下：

（一）《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日本寬保元年（乾隆六年，1741）京師風月堂刊本（圖20）

56（清）瞿鏞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書目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7），卷十三，頁750。

57 葉德輝撰，《書林清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卷七，〈明毛晉汲古閣刻書之一〉條，頁380。

58 葉德輝說：「己（按：葉氏）乃取宋本校之，其改易行款，猶為小疵，乃至不通假借，妄改舊文，如改德為得、翟為狄……全書無一字之存留，可謂繆甚。王肅注亦多刪省竄奪，全書不具舉舉，其首篇數條言之，如孔子初仕為中都宰，注中都魯邑名，毛刻刪去名字……全書類於此者甚多，當別為校勘記著之。」同註54，卷二，頁165-167。

59 《四庫全書總目》說：「《孔子家語》十卷。內府藏本」，又說：「其書至明代傳本頗稀……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燊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較之坊刻猶為近古者。」（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九十一，〈子部·儒家類〉，頁1804。

版匡高21.4公分，寬15.4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單魚尾，上方題「補注孔子家語」，中間記「卷之幾」及葉次，下方題「風月堂藏」。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

首卷首行頂格題「孔子家語卷一」，二三行低九格「王肅註／日本西播岡白駒補註」。卷末有尾題。卷首有王肅序，次有目錄，以〈公西赤問〉終卷。卷末有元封時舊序及孔安國傳略。最後兩行題「寬保元辛歲（1741）十二月之吉／京師書坊風月堂莊左衛門重梓」。在目錄後，有岡白駒序說：「明本吳嘉謨註《家語》亦十卷四十四篇，不言其所繇來，錢受益校本稍刪吳註而卷篇同，何孟春所註八卷四十四篇，自言不獲見肅之註，仍其割裂，即它書以補綴之，亦十之六七耳，註頗有所見，雖出于摸索，視之吳氏，誠爲巨擘焉，然而皆不如此本之近也，惟毛晉所刻肅註《家語》與此本同，而脫誤反多。余仍肅原註補其不備，據諸家本汰彼舛訛，庶不汶汶。……元文丁巳春三月之望，西播岡白駒識。」據此，我們可知兩點，第一、此本是與毛晉汲古閣本相同，換言之，此本亦屬於宋蜀本系統。第二、岡白駒補王肅註的不備之處，書中補註皆以墨圍「補」字標出。

（二）《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日本寬保二年（乾隆七年，1742）信陽太宰純增注本（圖21）

版匡高20.8公分，寬14.9公分。四周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字數同。上版心花口，單魚尾，版心上方題「卷幾」，下方題「葉次」，下版心大黑口。此本封面有「春臺先生增註／不許翻刻／千里必究」、「孔子家語」、「江都書肆嵩山房梓」牌記。卷首有「增注孔子家語序」，後署「元文元年（按：清乾隆元年，1736）柔兆執徐仲冬己亥信陽太宰純序」，次有「孔子家語序」，二三行低五格題「魏東海王肅撰／日本信陽太宰純注」。次有「王肅傳略」。次有「孔子家語篇目」，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卷末有「附錄汲古閣板孔子家語跋」，次有「何孟春序」，次有「太宰純序」。卷末有牌記題「太宰彌右衛門增註／寬保二年壬戌春正月吉／江都書肆嵩山房藏板」，次行題「須原屋小林新兵衛梓」。今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藏一部。

太宰純在〈後序〉中說：「純少好讀《孔子家語》，自我東方所有舊本之外，凡海舶所貢者諸家注本，隨得讀之，至十有餘部。自元王廣謀句解以下，大抵皆新注今本也，不啻訓注不古，而其正文割裂顛倒，非復王子雍氏舊本也。及見何孟春注本，乃知是書古本隱晦於中夏，雖博覽之士，猶不得一見也。後得汲古閣板一本，則王子雍注全本也，因以我東方所有舊本校之，其文全同，至於誤字衍文亦多不異，其所異者，獨無音釋耳。余怪以爲我本或流傳於彼，而汲古閣氏得重刻之邪，

何其不異如此。其書尾有虞山毛晉跋言，是書既隱而復顯，幾亡而僅存，甚詳。余於是愈益幸我本之存於今，而信其爲寶亦益深矣。今因附錄於增注之後，以示同志云。太宰純書。」⁶⁰由此可知，太宰純注本與汲古閣本幾乎相同。所謂「我東方所有舊本」是太宰純在〈增注孔子家語〉中所說的日本博士家所傳王肅注全本，這種說法應是可信的，因爲正如上述，「日本元和間活字本」、「日本寬永十五年風月宗智刊本」亦應屬於與「汲古閣本」一樣的系統。

至於注者所增者另注「增」字，以墨圈識之。值得注意的是，此本是經過太宰純氏的校勘而刊刻的，正如太宰純氏說：「純之少也，亦好是書（按：《孔子家語》），讀之頗習，既而恨舊本多誤文義難曉，乃求得海舶貢王注本及元明諸儒數家本，以校之。又旁搜傳記諸子所載，與是書同文者異者，若後世注家所引是書及王注文，以參考之。」繆荃孫《藝風藏書續記》卷二著錄此本。⁶¹

（三）《孔子家語》，魏王肅注，乾隆庚子（1780）錢塘李容重刊毛本

此本現在臺灣未見。清沈家本在《書毛晉本孔子家語後》中說：「此書（按：《孔子家語》）世鮮善本，……今毛本又不可多得，所通行者爲乾隆庚子李容重刻本。嘗以《史記集解》、《索隱》、《太平御覽》諸書校之，此本訛脫正復不少。」⁶²可知此本既是用古注和類書來校勘的，也是當時較通行的刻本。

今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一部同治九年刊本《家語》，就是重刻乾隆李容刻本。版匡高12.1公分，寬9.4公分。四周單欄，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單魚尾，上方記「卷幾」，中間記「篇名」，下方記葉次。版心底下記「翰寶樓」。標題爲「孔子家語原注」。卷首有李容「序」，次有「孔子家語序」，次有「後序」。次有「篇目」，分成四卷，以〈公西赤問〉終篇。

（四）《標箋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日本十葉紅東訂，日本寬政元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

版匡高22.4公分，寬15.2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花口，雙魚尾，版心上方題「卷幾」，下方題「葉次」，下版心大黑口。此本封面有「春臺太宰先生增註」、「芸閣千葉先生釐訂」、「寬政元年己酉新刻」、「將都嵩山房梓」等牌記。卷首有「標箋孔子家語序」，署「寬政改元年己酉

60 （魏）王肅注、（日本）太宰純增注，《孔子家語》十卷（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藏，日本寬保二年江都嵩山房刊本），〈附錄〉，頁5。

61 繆荃孫，《藝風藏書記·續記》，《書目叢編》本（臺北：廣文書局，1967），卷二，〈諸子第三〉，頁1。

62 沈家本著，《沈寄移先生遺書乙編·枕碧樓偶存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四，頁1上-1下。

冬南至日」，次行署「千葉玄之謹序」，又次行署「周橋雅龍書」，次有「增注孔子家語序」，署「信陽太宰純序」。次有「孔子家語序」，低下題「魏東海王肅子雍撰」，二三行題「日本信陽太宰純德夫注／同江東千葉玄之子玄釐訂」。序後有「標箋孔子家語凡例」，次有「王肅傳略」。次有「孔子家語篇目」，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卷末有「標箋孔子家語跋」，署「寬政改元己酉秋／日光防火使隊長鹽野光迪謹跋」，次有「附錄汲古閣板孔子家語跋」，次有「何孟春序」，次有「太宰純序」。卷末有牌記題「寬保二年壬戌春正月／太宰彌右衛門增註」，次行題「天明七年丁未七月／千葉茂右石衛門釐訂」，次行題「寬政改元己酉冬南至日」，次行題「江都／嵩山房小林新兵衛藏板」。今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各藏一部，其中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本缺三、四、七、八卷。

千葉玄在〈標箋孔子家語序〉中說明此書的刻書原委經過：「天明丁未夏，余不圖得元文中太宰氏與諸生會業，附益增註，……書肆嵩山房見之欣羨，頻懇再梓，余更加釐訂，不吝授之，乃付梓人，寬政庚戌春梓成公之。」又在〈凡例〉中說：「一、增註之本，考劇明徵，……雖太宰氏精審，參校之漏，不能免焉，古人云乎，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拂隨有，不其然歟；一、今所重刻，會粹明人何孟春、吳嘉謨、錢受益、毛晉、劉博德之五本，讎校標箋，不敢臆斷。漢書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況余固陋必有疏略之譏焉，若夫有其註之未備者，博考碩士補之正之。」由此可知，此本在太宰純註的基礎上，做了補正的工作。⁶³

（五）《句解孔子家語》，三卷附錄一卷，元王廣謀撰，清嘉慶九年（1804）朝鮮朴致維等刊本（圖22）

版匡高18.4公分（上欄高2.2公分），寬16.2公分。四周單欄，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字數同。上欄佔二格。版心白口，雙花魚尾，魚尾相對，中間記「家語上（中、下）」及葉次。上欄在每卷首末二行以反白字記「標題」，實際上除了標題，還有以白文標示的反切釋音。首卷首行頂格「句解孔子家語卷上」，次行低四格「猷堂王廣謀景猷句解」。卷末有尾題。卷首有目錄，此本依據王廣謀註本，因其編次以〈公西赤〉終卷。卷末有元封時「序」，次後有附錄，包括「素王事紀」，「皇朝通制孔子廟祀」、「大明會典祀儀」。書後有「崇禎後三甲子三月日泰仁田以采朴致維梓」的牌記。今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另外，韓國延世大學校中央圖書館、日

63 〈標箋孔子家語跋〉亦說：「先生（按：千葉玄）三十年來，板刻書公行于世，凡二十部，不亦異乎！寬政己酉春，再校春臺先生增註《家語》，補闕舉遺，不憚煩勞，拓充未備者，悉標明于上方，了然使易……。」（頁1下-2上）。

本天理圖書館均藏一部。

此本無論書名、卷數、編次和內容方面，都與蒼巖書院本幾乎一樣，惟「大明會典祀儀」為蒼巖書院本無有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韓國地區翻刻《家語》時往往以王廣謀注本為底本。除了此本，據筆者所查，尚有如下幾種：《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六卷，朝鮮太宗（明建文四年，1402）覆元刊本（今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和日本金澤文庫）；《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朝鮮明宗期（明嘉靖二十五年至隆慶元年，1546-1566）刊古活字（乙亥字）本（今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朝鮮（明宗期）刊覆乙亥字印本（今藏日本尊經閣文庫和岩瀨文庫）；《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韓國）李朝後期刊本（今藏日本天理圖書館）；《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朝鮮刊本（今藏日本對馬島長崎縣立對馬歷史民俗資料館）等。有關朝鮮本《家語》的相關問題，仍需要有待查考。⁶⁴

（六）《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清翻宋刊巾箱本六冊（圖23）

版匡高14.1公分，寬11.1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無魚尾，上方題「家語第幾」，下方題「葉次」。卷首前有《四庫全書總目》孔子家語條。次有篇目，以〈公西赤問〉終卷。卷十末有孔安國「後序」。此本卷前雖然注明其版本來源是「內府藏本」，但是卻未明確注明那一種版本，我們查看《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可知內府藏本的《家語》不只一種，⁶⁵因此無法確定此本依據的是那一種版本。不過，此本的內容與毛氏汲古閣本頗為接近，加上收錄於《四庫全書》的《家語》亦是「內府藏本」，那麼所謂「內府藏本」無疑是毛氏汲古閣本，如此說來，此本應是以毛氏汲古閣本為底本而刊印的。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一部。

（七）《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同文書局石印本

此本現臺灣未見。韓國《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記載此書說：「王肅

64 筆者認為有關朝鮮本《家語》的相關問題，是值得去討論的，例如為何王廣謀注本在朝鮮刊印過這麼多次、有沒有朝鮮刊王肅注本、朝鮮本的版本價值等問題。但因為限於篇幅，在此無法進行詳細的論述，日後再作專文論述。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同樣是三卷本王廣謀注本，在內容上各版本之間仍有不同之處，例如據1980年岡村繁所編《對馬藩現存漢籍分類目錄》中〈朝鮮刊本〉部分著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但僅標注為「朝鮮刊」，並未注明刊刻年代。該條注云：「新刊素王事紀一卷、孔子廟式一卷」。從其所載附錄來看，此本為與朴致維等刊本不同的版本。

65 如卷四影宋鈔子部著錄《孔子家語》一函三冊；卷五宋版子部著錄《家語》一函五冊；又著錄《家語》二函十三冊；卷九明版子部著錄《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一函三冊；卷十六又著錄《孔子家語》一函四冊。

(魏)註，同文書局。(刊年未詳)。十卷四冊。石(按：版本標示)，19.2×12.8」，⁶⁶又《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亦著錄此本。⁶⁷《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說：「近年石印本乃據影寫北宋本，極精，疑是汲古閣所藏本影寫。」又《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第九說：「清光緒二十四年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宋蜀本，近年石印本，乃據影寫北宋本，極精。」陳作霖亦在《冶麓山房藏書跋尾·家語跋》中說：「此石印縮，內府本家語也。書凡五冊，簡端繪聖象提要稱，仿毛晉本刊刻，而同文局書目乃云：蜀本家語，則又似毋昭裔版式，豈展轉以相承者，與第其字體古雅，紙版精潔，洵足珍賞，因購藏之。」⁶⁸可知，此本亦據影宋蜀本而刊印的。

(八)《孔子家語》，十卷，清光緒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刊本。

(清)崇文書局輯。四周雙欄，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版心花口，雙魚尾，上方記「卷幾」，中間記「書名(孔子家語)」，下方記「葉次」。卷首前有「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的牌記。次有「孔子家語目錄」，分成十卷，其編次方式，以《七十二弟子解》終卷。另外，要注意的是此本是白文本。此本後來收錄於《子書百家》。

(九)《孔子家語》，十卷，魏王肅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圖24)

王肅注。版匡高24.1公分，寬18.4公分。左右雙欄，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字數同。版心白口，無魚尾，版心中間記「家語第幾」，下方間記葉次。卷首有牌記「玉海堂景宋叢書之一。光緒二十有四年太歲在戊戌二月，貴池劉世珩以家藏汲古閣舊本付刻于武昌黃岡陶子霖鐫」，次有「孔子家語序」，序後有「世珩記」。首卷首行頂格「孔子家語卷第一」，次行低八行「王肅注」，次行頂格「相魯第一」。卷末有尾題。卷第十後署「武昌省三佛閣陶子麟刊」，次有毛晉、毛辰識，次有「孔子家語札記」，札記後有劉世珩記、蔥石又記。書中宋諱闕直至孝宗嫌名之慎，而敦、郭字不省，因此可說此本的底本為南宋孝宗世刊本。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兩部。

66 韓國漢城大學校圖書館編輯，《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漢城：信興印刷株式會社，1982)，頁192。

67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舊籍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子部·儒家類〉，頁275。

68 (清)陳作霖撰，《冶麓山房藏書跋尾》，《冶麓山房叢書》第7冊，收錄於屈萬里、劉兆祐主編，《明清未刊稿彙編初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184。

毛晉所藏的宋蜀大字本，後來歸於桐城蕭穆，⁶⁹再轉讓給貴池劉世珩，劉氏影寫刊印。對於其中間過程，蕭穆說：「光緒乙未秋，余以校刊劉海峰先生《歷朝詩選》，外間諸公助資不給，因與世交貴池劉聚卿觀察世珩相商，權以此書代質，得重資以濟。聚卿今欲公諸同好，倩善書者將原本影寫一部，選良工照刊。其表章古籍，宅心仁厚，雅意真所罕見也。」⁷⁰葉德輝亦云：「毛（晉）藏宋本，光緒中葉，猶在桐城蕭敬孚明經穆家，敬孚寓上海方言館，吾曾假閱之，當時同文書局有石印本，即從之出。後聞以書歸湖州陸存齋觀察心源得，番餅銀四百元，不知何時又歸貴池劉氏，今劉氏仿刻知本，即蕭本也。」⁷¹

劉氏刊印此本的時候，他所依據的宋蜀大字本是當時唯一的宋刻本，⁷²不過後來被燬，⁷³如此一來，此本的價值，當然是無庸置言的。⁷⁴筆者上面已經指出此本和「仿宋本」及「吳勉學刻本」在內容上有所出入，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此本的校勘價值的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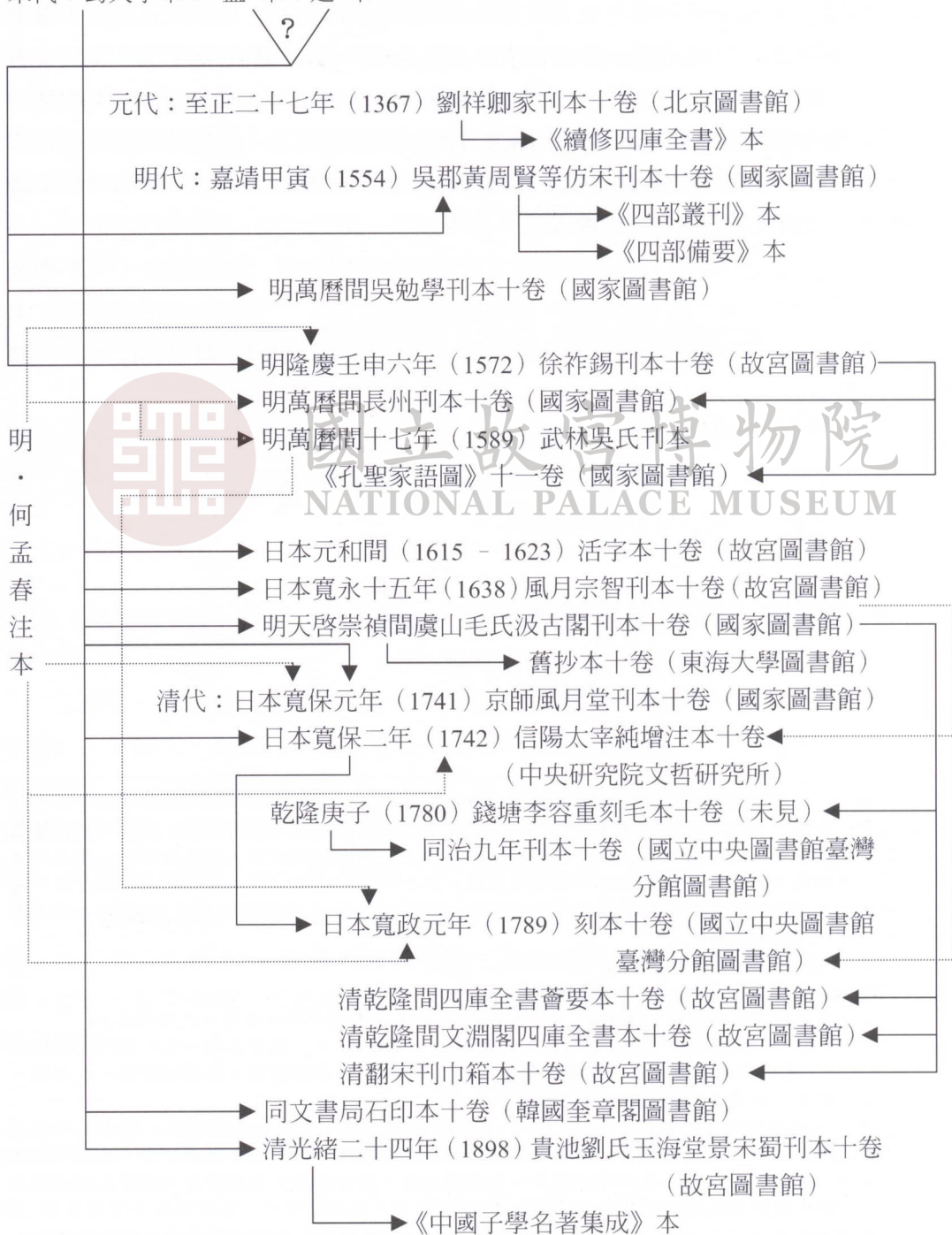
不過有的論者認為此本亦有不盡信的地方。⁷⁵此本後來收錄於《中國子學名著集成》。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編《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孔子家語逐字索引》的正文部分亦以此本為底本。

據總上所述，《家語》的版本系統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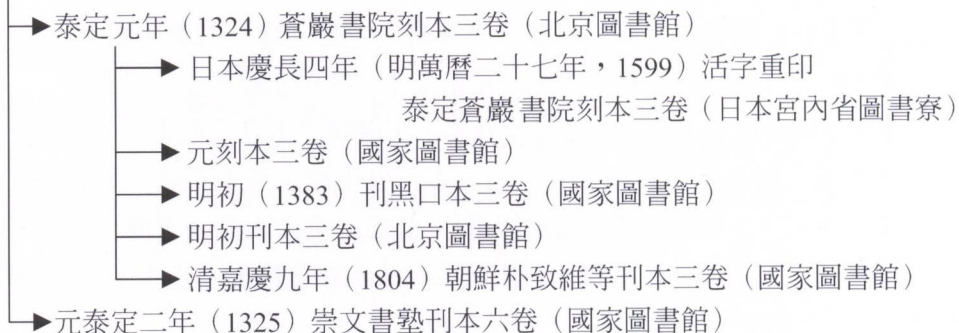
-
- 69 蕭穆撰，《敬孚類稿》卷五在〈跋影刊宋槧孔氏家語〉中云：「同治初年邑人姚伯厚過予艸堂，行囊有一巨冊，發之，乃毛氏舊藏宋蜀槧大字《孔子家語》原本也。詢所由來，乃友人姚世培家舊藏，今將託售，先以末冊毛氏跋文為證，余大喜過望，即以此冊留下。旋至世培家，歸其欲售之資，乃將前四冊攜歸，居然為寒家插架之冠矣。三十年來，遨遊四方，嘗以此書自攜行笥，遍示同人，互為喧傳，海內藏書家莫不知毛氏宋槧《孔子家語》今尚在寒家也。」（安徽：黃山書社，1992），頁102-103。
- 70 蕭穆撰，《敬孚類稿》，頁103。
- 71 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二，頁168。
- 72 可參看此本〈孔子家語札記〉後面的〈劉世珩記〉，云：「宋刻之存於今者，止有此本」。
- 73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九，頁376，〈子部一·儒家類〉，〈孔子家語十卷〉條下，續錄：「傳沅叔云：蕭敬孚藏蜀大字本，後歸劉聚卿（按：劉世珩），曾得寓目，已影刻行世，戊午秋，聚卿攜之行笥，在浦口客邸被燬，深可通惜。」
- 74 如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三，頁749，在「《孔子家語》影鈔宋本」條中，對於此本的價值說：「汲古毛氏刻此書，得一宋本，闕卷首至卷二凡十六葉，參用通行本，故注字脫落顛倒最多。此本完善無訛，足以訂正甚多。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注用雙行，行廿三至廿五字不等，相傳有毛斧季校宋本，覈之一一吻合。」
- 75 潘景鄭《著硯樓書跋》云：「《家語》王肅注十卷本，以貴池劉氏玉海堂覆宋蜀大字本為最古，然劉刻所據，亦至未可盡信，後附《札記》彙錄各家校語，亦未精確。」《書目類編》本，頁34715。

1. (魏) 王肅注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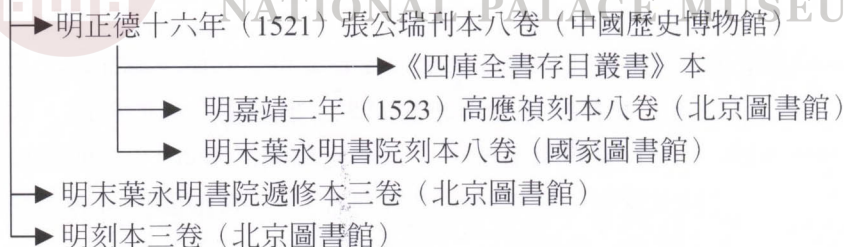
宋代：蜀大字本；監本；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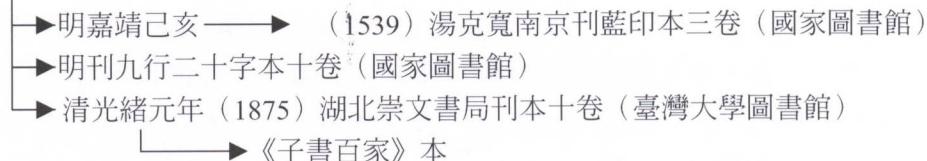
2. (元) 王廣謀注本



3. (明) 何孟春注本



4. 白文本



※說明：

- (1) 實線表示翻刻前一種版本或以前一種版本為底本而加以校勘的。
- (2) 虛線表示校勘時所根據的或曾參考過的版本。
- (3) 有些沒有連接實線或虛線的版本，它們的繼承關係還需要進一步說明。

六、結 語

總之，據以上的論述，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1. 歷來《家語》的版本有四個主要不同系統。一是（魏）王肅注本；一是（元）王廣謀注本；一是（明）何孟春注本；一是白文本。其中王肅注本佔多數。

2. 就分卷多寡而言，王肅注本都是十卷本；王廣謀注本是三卷本和六卷本不同；何孟春注本都是三卷本和八卷本不同；白文本三卷本和十卷本不同。又就編次方式而言，有兩種方式：一是以〈曲禮公西赤問〉終卷，例如大部分王肅注本和王廣謀注本；一是以〈七十二弟子〉終卷，例如何孟春注本和幾種王肅注本（「明萬曆間長州刊本」、「明隆慶六年徐祚錫刊本」和吳嘉謨的《孔聖家語圖》）。

3. 就文獻價值而言，以王肅注本為最有價值。又同樣的王肅注本，其內容不盡相同，例如純王肅注本的，例如「明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日本寬永十五年風月宗智刊本」、「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等；增注的，例如「明隆慶壬申六年徐祚錫刊本」、「日本寬保二年江都嵩山房刊本」、「日本寬保元年京師風月堂刊本」及「明萬曆間新安吳勉學刊本」等。

4. 就其版本源流的角度而言，王廣謀注本和何孟春注本，其版本源流都不是很複雜。較為複雜的是王肅注本，雖然無法全部分別出來，但通過上述的討論，大致上可以分為如下兩個系統：（1）宋蜀本系統：「日本元和間活字本」、「明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日本寬永十五年風月宗智刊本」、「貴池劉氏玉海堂景宋蜀刊本」、「日本寬保二年江都嵩山房刊本」、「日本寬保元年京師風月堂刊本」、「日本寬保二年江都嵩山房刊本」等。（2）仿宋本（南宋本）系統：「吳郡黃周閒仿宋刊本」、「明萬曆間新安吳勉學刊本」等。但是這樣的分法，不是意味著不同版本之間存在著懸殊的不同。

5. 我們研究《家語》的版本問題，其主要目的，不外是找出各版本之間的關係，而且進一步找出「善本」。所謂「善本」，指的是在眾多《家語》版本中最完整的本子，從這種角度來看，前人已經把較好的《家語》的本子影印問世而提供給研究者，例如《四部叢刊》本、《四部備要》本（即黃魯曾「仿宋本」）和《中國子學名著集成》本（即「影宋蜀本」）等。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些本子尚未經過較好的校勘，所以並不能說是善本。這種現象當然影響到有關《家語》的研究成果，因此筆者認為，《家語》一書確實需要校勘工作，⁷⁶ 尤其是利用各種不同版本來進行對校的工作，是目前最迫切需要

76 早在民國五十七年，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楊衛中在王叔民先生的指導之下，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孔子家語校正兼校正王肅注》。此論文應該是有關《家語》校勘方面的最早的著作，不過

的。1992年，劉殿爵所編《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孔子家語逐字索引》的正文部分，⁷⁷以「影宋蜀本」為底本，以《四部叢刊》本《家語》、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劉世珩《孔子家語札記》，以及《史記》、《荀子》等二十二種文獻來校勘，⁷⁸可以說目前為止，是個較為完整的本子。不過，從其校勘時所使用的文獻來看，我們不難看出此本亦難免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此本在對校時，只利用了《四部叢刊》本、陳士珂《疏證》和劉世珩《札記》等，雖然在《疏證》和《札記》中已有不少的校勘成果，但是其中亦有所缺的對校版本，例如在本文中所談及的「敦煌殘寫本」、「群書治要本」、「元和間活字本」和「風月宗刊本」等刻本。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值得利用的對校版本，甚至將「風月宗刊本」或「元和間活字本」當作校勘《家語》時的底本，也是不無可能的。

另外，大陸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張濤注譯本《孔子家語注譯》，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校以中華書局排印本「汲古閣本」、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所收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孔子——周秦漢魏文獻集》中《孔子家語》、燕山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孔子家語》及相關古籍。注譯者又在校勘時，利用類書、舊注所引《家語》，同時參考了明代何孟春《孔子家語》和清代姜兆錫《家語正義》等。⁷⁹就對校文獻而言，此本比《孔子家語逐字索引》本較為完備，不過，仍沒有利用筆者上面所提出的資料，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此本的不足之處。

總之，筆者希望，不久將來，有志之士投入《家語》的校勘工作，在現有的校勘的成果上，利用更多的相關資料來進行校勘工作，讓此頗有爭議和價值的書盡量回復本來的面目，給相關研究者提供更為完備的本子。

筆者在相關藏書機構中無法找出此本，因而尚未親見，不知其校勘時所使用的版本與其校勘成果。附帶要說明的是，筆者曾詢問過臺大中文系，同時親自找遍該系所藏博碩士論文，仍無法找到此論文。

77 劉殿爵編，《孔子家語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先秦兩漢逐字索引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78 同上註，可參看《孔子家語逐字索引·徵引書目》，頁50。

79 相關論述可參看張濤注譯，《孔子家語注譯》，《中國傳統文化叢書》（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前言〉部分，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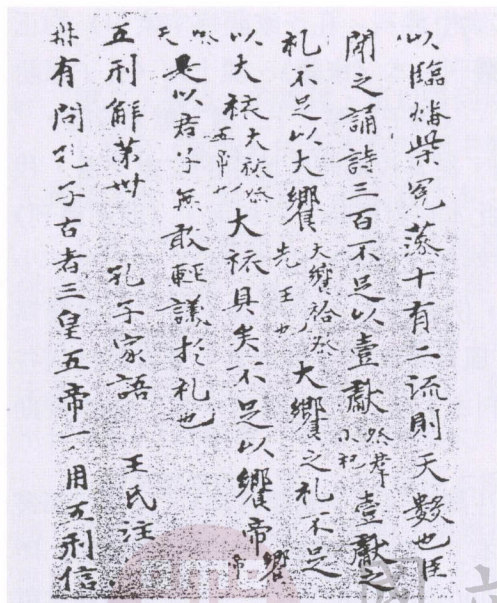


圖1 《孔子家語》敦煌寫本殘本
錄自《敦煌古籍敘錄新編》第8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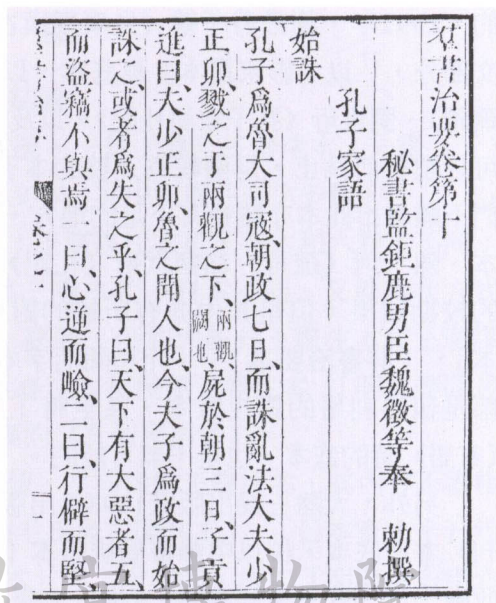


圖2 《孔子家語》《群書治要》卷十
錄自民國七十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
《宛委別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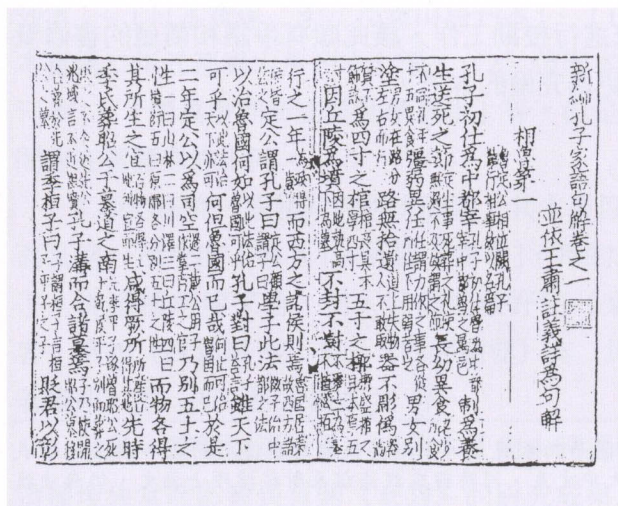


圖3 《新編孔子家語句解》十卷
至正二十七年（1367）劉祥卿家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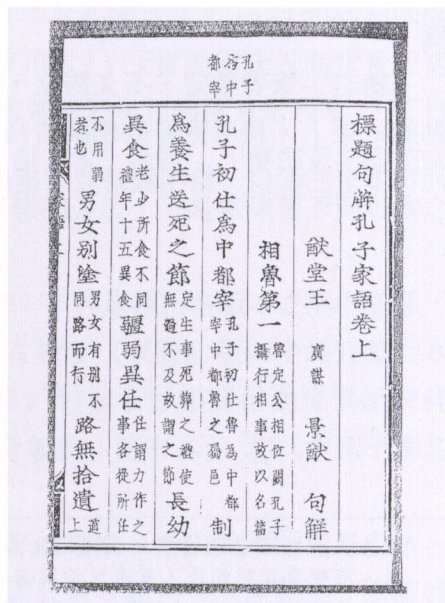


圖4 《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
日本慶長四年活字重印元泰定元年
蒼巖書院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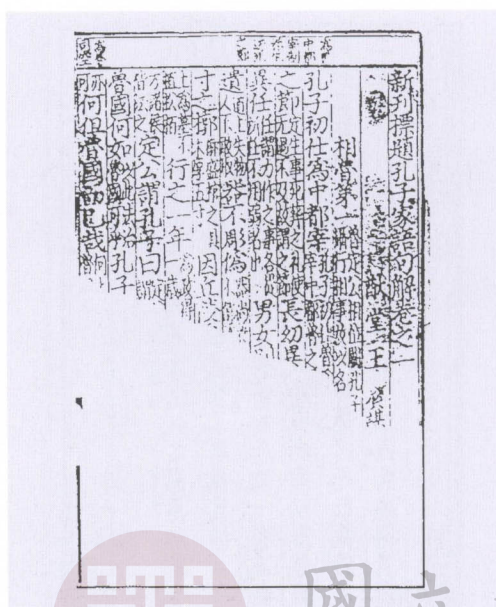


圖5 《新刊標題孔子家語句解》 六卷
附素王事紀一卷一冊 元泰定二年崇
文書塾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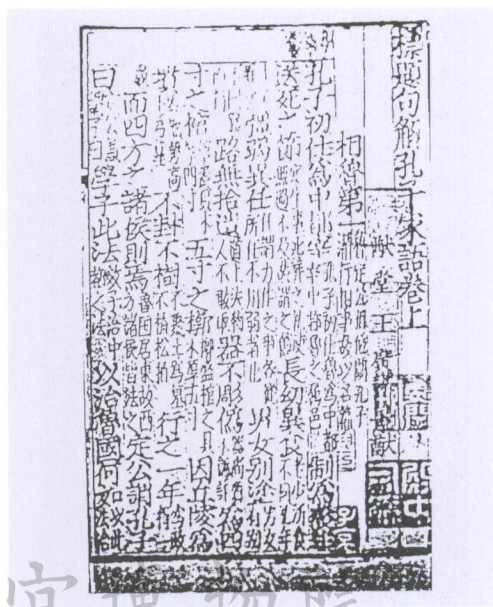


圖6 《標題句解孔子家語》 三卷三冊
元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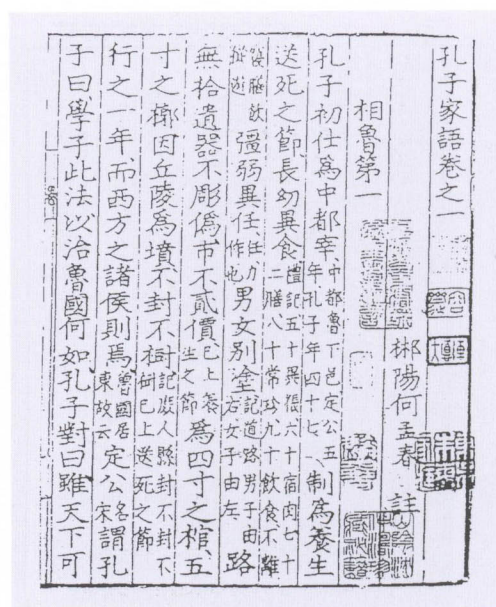


圖7 《孔子家語八卷》 明正德十六年
(1521) 張公瑞刻本 錄自《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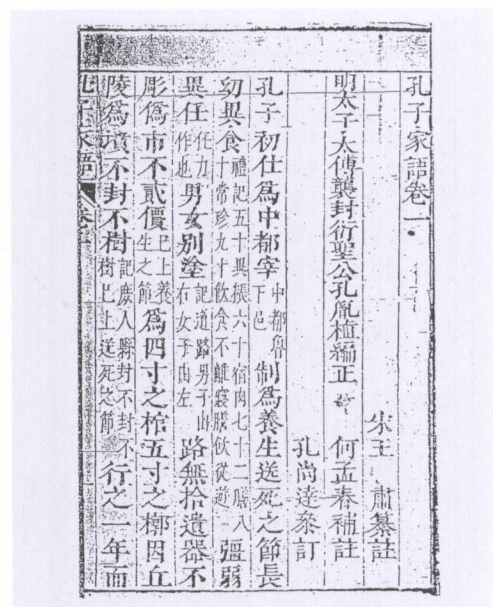


圖8 《孔子家語》 八卷四冊 明末葉永
明書院刊本



圖9 《孔子家語》三卷二冊 明嘉靖己亥（十八年，1539）湯克寬南京刊藍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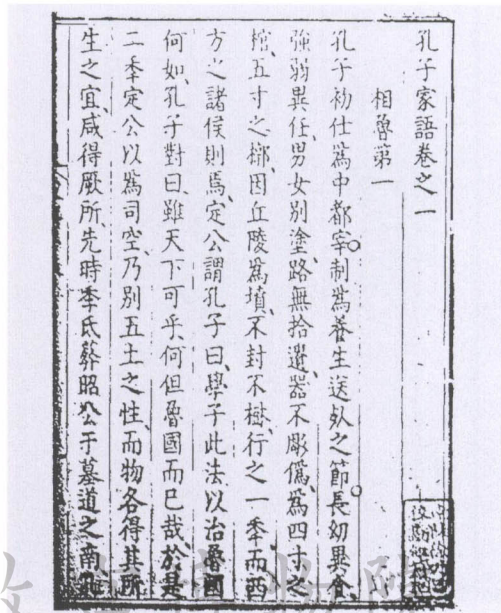


圖10 《孔子家語》十卷二冊 明刊九行二十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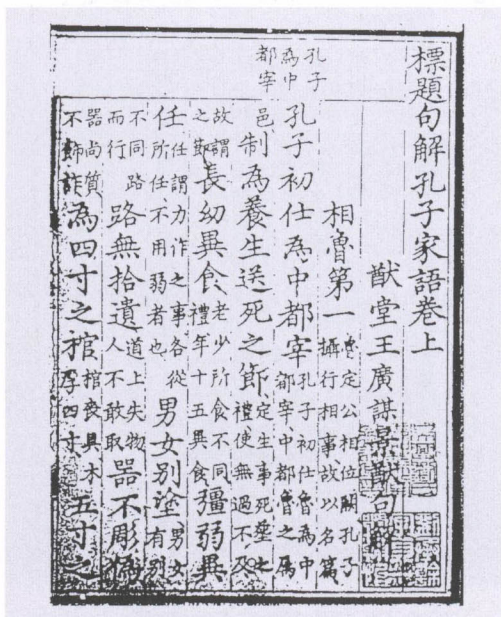


圖11 《標題句解孔子家語》三卷五冊 明刊黑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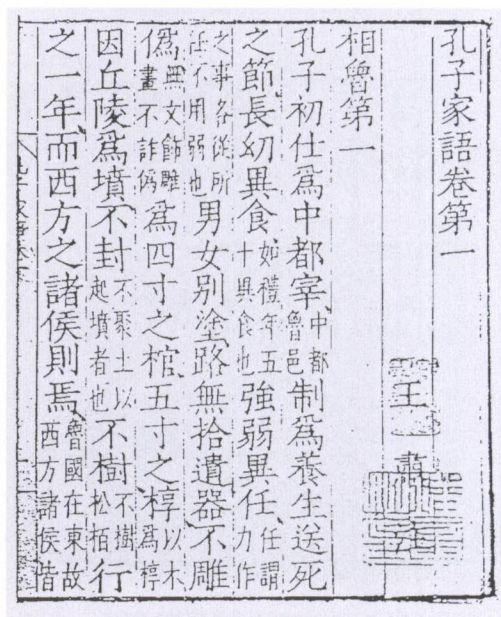


圖12 《孔子家語》十卷十冊 明嘉靖甲寅（1554）吳郡黃周賢等仿宋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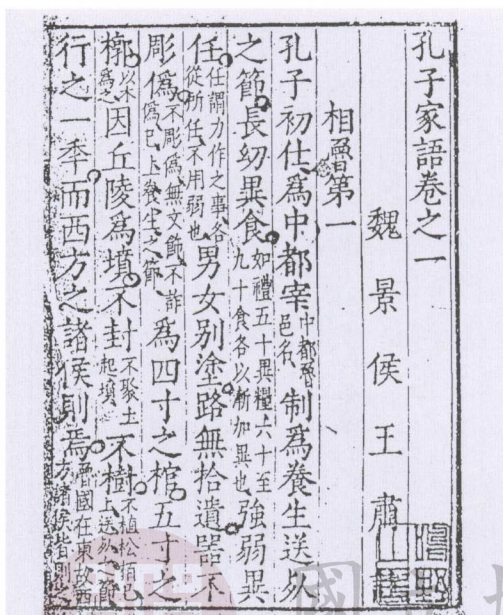


圖13 《孔子家語》十卷《附錄》

一卷八冊 明隆慶壬申（1572）

長州徐祚錫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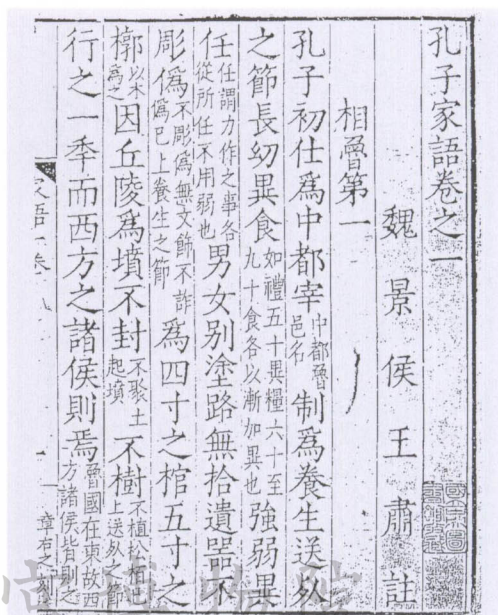


圖14 《孔子家語》十卷二冊

明萬曆間長州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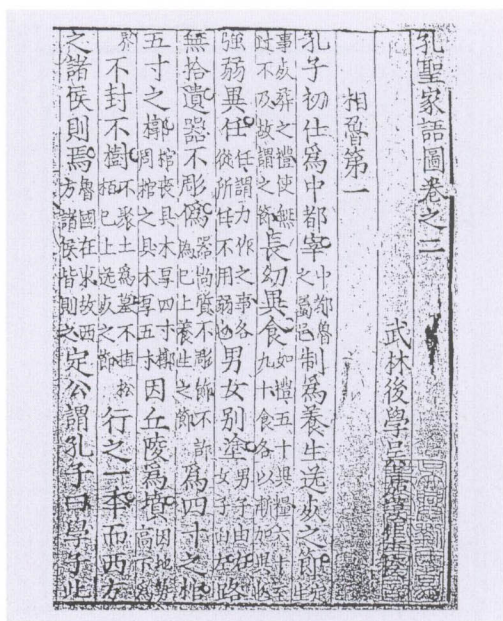


圖15 《孔聖家語圖》 十一卷八冊

明萬曆己丑（十七年，1589）武
林吳氏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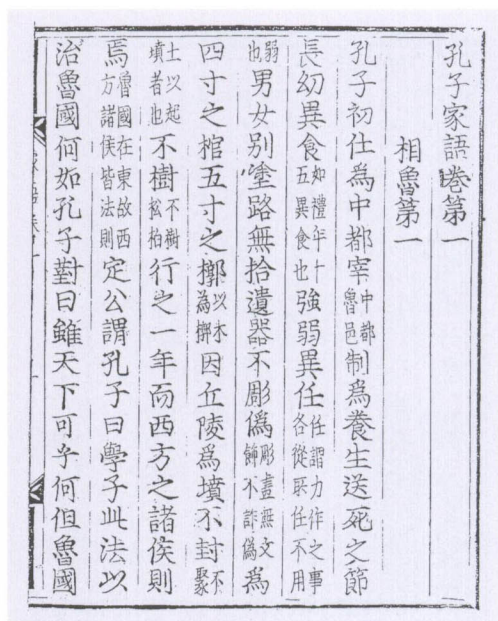


圖16 《孔子家語》 十卷五冊

日本元和間（1615-1623）活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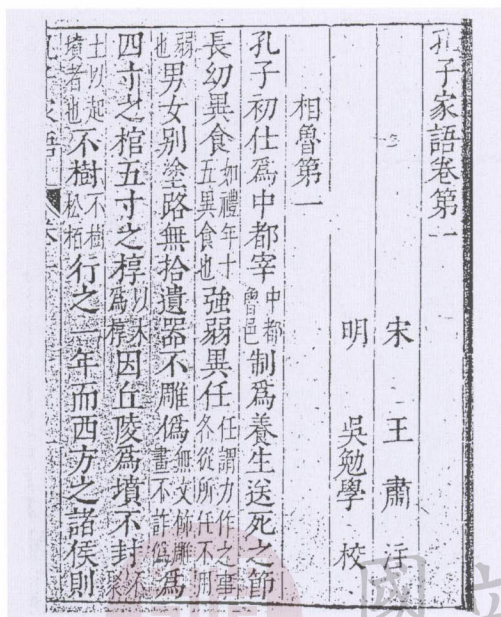


圖17 《孔子家語》十卷六冊
明萬曆間新安吳勉學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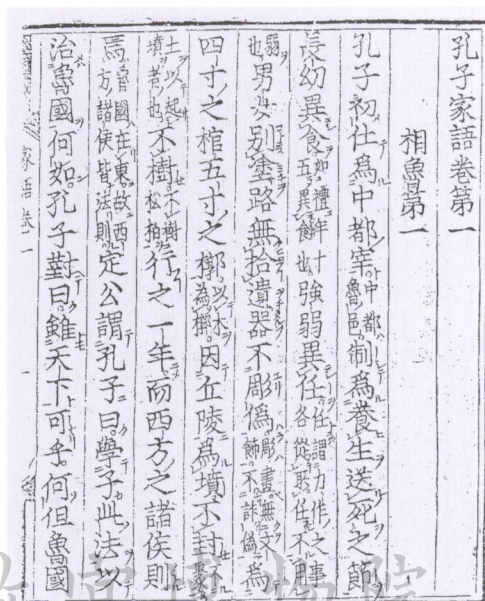


圖18 《孔子家語》十卷二冊 日本寬永十五年（1638）風月宗智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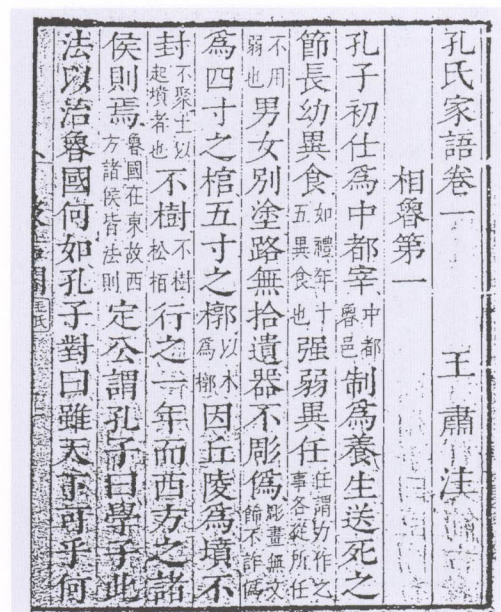


圖19 《孔子家語》十卷四冊 明天啓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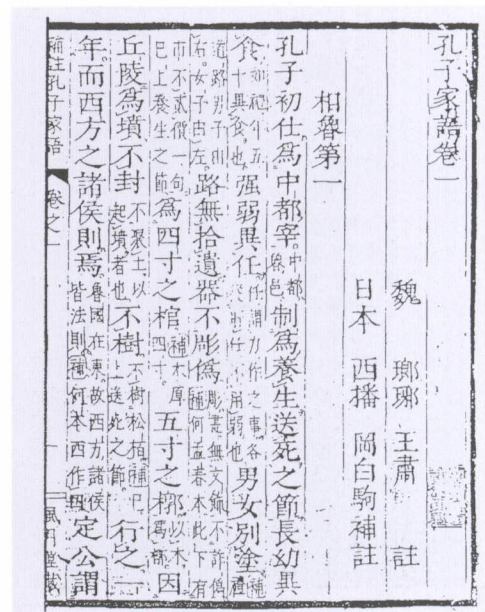


圖20 《孔子家語》十卷五冊 日本寬保元年（1741）京師風月堂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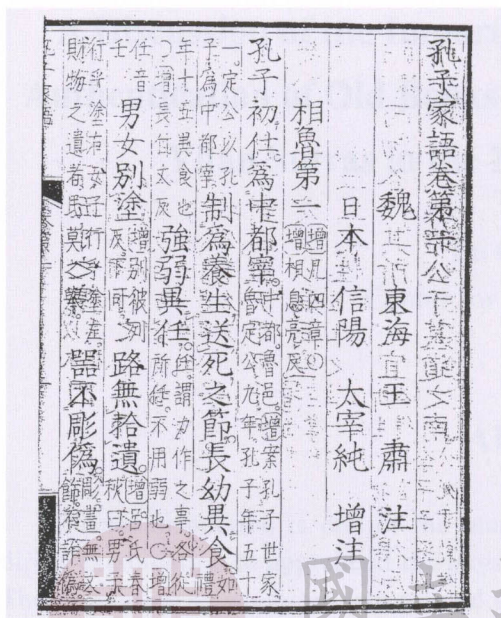


圖21 《孔子家語》十卷 日本太宰純增注
日本寬保二年（1742）江都高山房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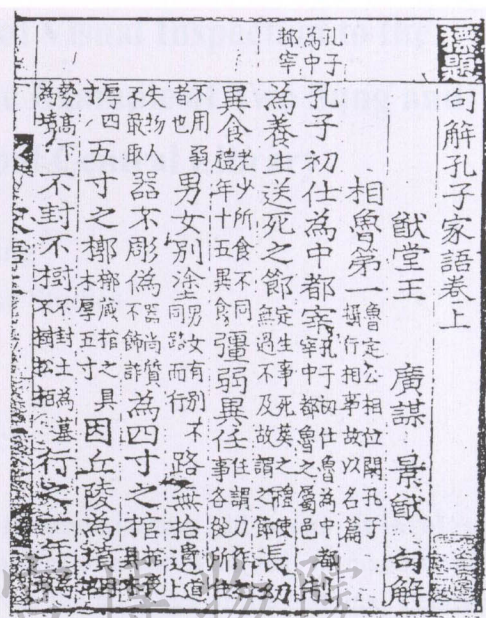


圖22 《句解孔子家語》三卷 《附錄》
一卷三冊 清嘉慶九年（1804）朝鮮
朴致維等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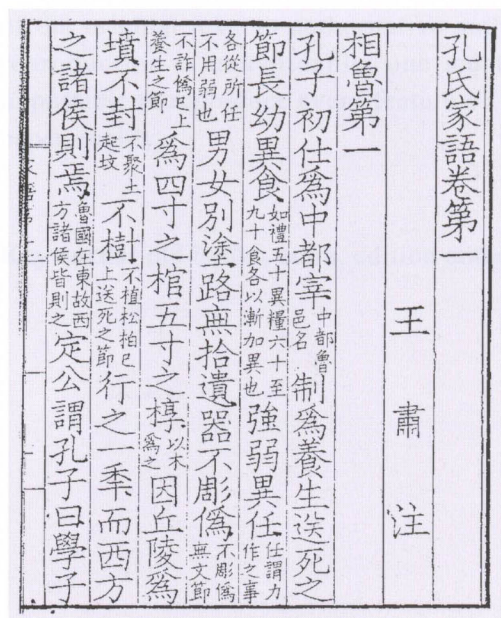


圖23 《孔子家語》十卷六冊 清翻宋
刊巾箱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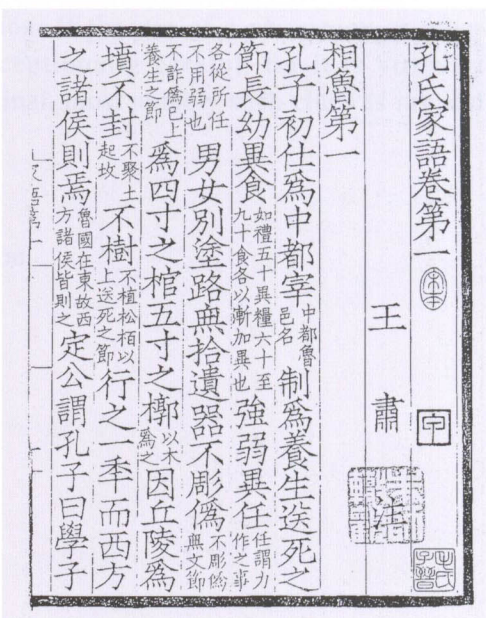


圖24 《孔子家語》十卷 《札記》一卷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
貴池劉氏玉海棠景宋蜀刊本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K'ung-tzu chia-yü*

Kim Ho

Academia Sinic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Although the *K'ung-tzu chia-yü* is one of China's major historical texts, its authenticity has been called into question ever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Wang Su's annotated edition. Nevertheless, the inherent literary value of the text itself has warran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In an effort to fill a lacunae in present scholarship on the text,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reconstruct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K'ung-tzu chia-yü*. Attention will focus on four editions: the Wang Su edition from the Wei period; the Wang Kuang-mou edition from the Yüan; the Ho Meng-ch'un edition from the Ming; and finally the contemporary version. The Wang Su edition is relatively problematic, and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2 parts: the Shu print dating back to the Sung, and a copy of the Sung edition. In summary, this paper will take a number of versions and identify the respectiv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each, whilst broaching the necessity of a reassessment of the *K'ung-tzu chia-yü*.

Keywords: *K'ung-tzu chia-yü*, edition history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65 to 202.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165 by Paul Cooper.